

#49 #8 41

七俠五義全傳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明 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4317B

本足  
七俠五義全傳 卷七

第九十一回 死裏生千金認張立 苦中樂小俠服史雲

且說假小姐聽得邵公此問，便將身體多病，奉父母之命，前往唐縣就醫養病的話，說了一遍。邵老爺道：這就是令尊的不是了。你一個閨中弱質，如何就叫奶公奶母帶領去赴唐縣呢？假小姐連忙答道：平素時常往來，不想此次船家不良，也是姪女命運不濟。邵老爺道：理宜將姪女送回，奈因欽限緊急，難以遲緩。與其上唐縣，何不隨老夫到長沙，現有老荆同你幾個姊妹，頗不寂寞。俟你病體好時，我再寫信與你令尊，不知姪女意下如何？假小姐道：既承叔父憐愛，姪女敢不從命。但不知嬌母在於何處，待姪女拜見。邵老爺滿心歡喜，連忙叫僕婦丫鬢攙着小姐，送至夫人船上。原來邵老爺有三個小姐，見了假小姐，無不歡喜。從此佳蕙就在邵老爺處將養身體。他原沒有什麼大病，不多幾日，也就好了。夫人也曾背地裏問過他，有了婆家沒有。他便答道：自幼與施生結親，夫人也悄悄告訴了老爺。自那日開船行至梅花灣的雙岔口，此處却是兩條路：一條往東南，却是上長沙；一條往東北，却是綠鴨灘。且說綠鴨灘內有魚戶千余家。

內中有一人年紀四旬開外，姓張名立，是個極守本分的，有個老伴兒李氏。老兩口兒無兒無女，每日捕魚爲生。這日張老兒夜間撒下網去，往上一拉，覺得沉重，以爲得了大魚，連喚媽媽，快來！快來！李氏聽了，出來問道：大哥，喚我做什麼？這老兩口子素來就是這等稱呼。男人管着女人叫媽媽，女人管着男人叫大哥。當初不知是怎麼論的，如今慣了，習以爲常。張立道：媽媽幫我一幫。這個行貨子可不小。李氏上前幫着拉上船來，將網打開，看時却是一個女尸，還有竹牕一扇托定。張立連連啐道：晦氣！晦氣！快些擲下水去。李氏忙攔道：大哥不要性急，待我摸摸，還有氣息沒有。豈不聞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嗎？果然摸了摸，胸前兀的亂跳，說道：還有氣息，快些控水。李氏又舒掌揉胸。不多時，清水流出不少，方纔漸漸甦醒，哼哼出聲。婆子又扶他坐起，略定定神，方慢慢呼喚，細細問明來歷。原來此女就是牡丹小姐。自落水之後，虧了竹牕托定，順水而下，不計里數，漂流至此。自己心內明白，不肯說出真情，答言是唐縣宰的丫鬢，因要接金小姐去。手扶竹牕，貪看水面，不想竹牕掉落，自己隨牕落水，不知不覺漂流至此。請問媽媽貴姓？李氏一一告訴明白。又悄悄合張立商量道：你我半生無兒無女，我今看見此女生的十分俏儂，言語聰明，咱們何不將他認爲女兒，將來豈不有靠麼？張立道：

但憑媽媽區處。李氏便對牡丹說了。牡丹自歎命運乖蹇，情願做田婦村姑，連聲應允。李氏見牡丹應了，歡喜非常。登時疼女兒的心盛，也不願捕魚，急急催大哥快快回莊，好與女兒換衣服。張立撐開船，來到莊內。李氏攬着牡丹進了茅屋，找了一身乾淨衣服，叫小姐換了。本是珠圍翠繞，如今改了荆釵布裙。李氏又尋找茶葉，燒了開水，將茶葉放在鍋內，然後用瓢和弄個不了，方拿過碗來，擦抹淨了，吹開沫子，舀了半碗，擦碗邊，遞與牡丹道：「我兒喝點熱水，煖煖寒氣。」牡丹見他慇懃，不忍違却，連忙接過來，喝了幾口。又見他將茶淘出，從新刷了鍋，舀上一瓢水，找出小米麪，做了一碗熱騰騰的白水小米麪的咯噠湯，端到小姐面前，放下一雙黃油四楞竹箸，一個白沙碟兒，醃蘿蔔條兒。牡丹過意不去，端起碗來，喝了點兒，嚐着有些甜津津的，倒沒有別的味兒。於是就喝了半碗，咬了一點蘿蔔條兒，覺着扎口的鹹，連忙放下了。他因喝了半碗熱湯，登時將寒氣散出，滿面香汗如瀟。婆子在傍看見，連忙掀起衣襟，輕輕給牡丹拂拭，更露出本來面目，鮮妍非常。婆子越瞧越愛，越愛越瞧，如獲至寶一般。又見張立進來問道：「閨女這時好些了？」牡丹道：「請爹爹放心。張立聽小姐的聲音改換，不像先前微弱，而且活了不足五十歲，從來沒聽見有人叫他爹爹二字。如今聽了這一聲，彷彿成仙了。」

道，醜醜灌頂，從心窩裏發出一股至性達天的樂來，哈哈大笑道：「媽媽，好一個閨女呀！」  
李氏道：「正是，正是說罷，二人大笑不止。此時天已發曉，李氏便合張立商議，說女兒在縣宰處，必是珍饈美味慣了，千萬不要委屈了他。你賣魚回來時，千萬買些好喫食回來。」張立道：「既如此，我多秤些肥肉，再帶些豆腐白菜。你道好不好？」李氏道：「很好。就是如此。鄉下人不懂的珍饈，就知肥肉是好東西，若動了豆腐白菜，便是開齋；這都是輕容易不動的東西，其實又費幾何。他却另有個算盤。他道有了好菜，必要多喫，既多喫，不但費菜，連飯也是費的。仔細算來，還是不喫好菜的好。如今他夫妻乍得了女兒，一來怕女兒受屈，二來又怕女兒笑話瞧不起；因此發着狠兒，纔買肉買菜，調着樣兒收付出來。牡丹不過星星點點的喫些就完了。一來二去，人人納罕兒，說張老者老兩口兒想開了，無兒無女，天天弄嘴喫，就有搭訕過來聞聞香味的意思，遇巧就要嚐嚐。誰知到了屋內一看，見牀上坐着一位花枝招展，猶如月殿嫦娥，瑤池仙女似的一位姑娘。這一驚不小，各各追問起來，方知老夫妻得了義女，誰不歡喜，誰敢怠慢，登時傳揚開了，十二家漁戶俱各要前來賀喜。其中有一人姓史名雲，會些武藝，且膽量過人，是個見義勇爲的男子，因此這些漁人們皆器重他。凡遇大小事兒，或是他出頭，或是與他

相商。他若定了主意，這些漁戶們沒有不依的。如今要與張老兒賀喜，這十一家，三羣，五一夥，陸陸續續俱各找了他去，告訴他張老兒得女兒的情由。史雲聽了，拍手大樂道：張大哥爲人誠實忠厚有餘，如今得了女兒，將來必有好報。這是他老夫妻一片至誠所感。列位到此何事？衆人道：因要與他賀喜，故此我等特來計較計較。史雲道：很好。咱們莊中有了喜事，理應作賀。但只一件：你我俱是貧苦之人，家無隔宿之糧，誰是充足的呢？大家這一去，人也不少，豈不叫張大哥爲難麼？既要與他賀喜，總要大家真樂方好。依我倒有個主意。咱們原是魚行生理，乃是本地風光。大家以三日爲期，全要辛辛苦苦奮勇捕了魚來，俱各交在我這裏出脫。該留下咱們喫的留下喫，該賣的賣了錢買調和沽酒，全有我呢。又對一人道：弟老的，這兩天你要常來。你到底認得幾個字，也拿的起筆來，有可以寫的須要幫着我記記方好。原來這人姓李，滿口應承道：我天天早來就是了。史雲道：更有一宗要緊的，是日大家去時，務必連桌櫈俱要攜了去方好；不然，張大哥那裏如何有這些櫈子傢伙桌子呢？咱們到了那裏，大家動手，索性不用張大哥張羅，叫他夫妻安安穩穩樂一天。只算大家湊在一處，熱熱鬧鬧的喫喝一天就完了。別的送禮送物，皆是虛文，一概不用。衆位以爲何如？衆人聽罷，俱各歡喜。

道：好極！好極！就是這樣罷。但只件一，其中有人口多的，有少的，這怎麼樣呢？史雲道：全有我呢，包管平允。誰也不能喫虧，誰也不能占便宜。其實鄉里鄉親，在乎這上頭呢，然而辦事必得要公。大家就辛苦，辛苦罷。我到張大哥那裏給他送信去。衆人散了。史雲便到了張立的家中，將此事說明，又見了牡丹，果真是如花似玉的女子，快樂非常。張立便要張羅起事來。史雲道：大哥不用操心，我已俱各辦妥。老兄就張羅下燒柴就是了，別的一概不用。張立道：我的賢弟，這個是不容易，如何張羅下燒柴就是了呢？史雲道：我都替老兄打算下了，樣樣俱全，就短柴火。別的全有了。我是再不撒謊的。張立仍是半疑半信的，只得深深謝了。史雲執手回家去了。衆漁人果然齊心努力，辦事容易的很。真是爭強賭勝，竟有出去二三十里地捕魚去的，也有帶了老婆孩兒去的，也有帶了弟男子姪去的。剛到了第二天，交至史雲處的魚蝦真就不少。史雲裁奪着，各家平均了，估量着穀用的，便告訴他們道：某人某人交的多，明日不必交了。某人某人交的少，明日再找補些來。他立刻找着行頭，公平交易，換了錢鈔，沽酒買菜，全送至張立家中。張立見了這些東西，又是歡喜，又是着急。歡喜的是得了女兒，如此風光體面；着急的是這些東西，可怎麼措置呢？史雲笑道：這有何難。我只問你，燒柴預備下了沒



有張立道：預備下了。你看，靠着籬笆那兩垛，可穀了麼？史雲瞧了，瞧道：穀了，穀了，還用不了呢。燒柴既有，老兄你就不必管了。今夜五鼓，咱們鄉親都來這裏，全是自己動手。你不用張心，盡等着喝喜酒罷。張立聽了，哈哈大笑道：全仗賢弟分心。劣兄如何當得的！史雲笑道：有甚要緊。一來給老兄賀喜，二來大家湊個熱鬧，暢快暢快，也算是咱們漁家樂了。正說間，只見有許多人，抗着桌檯的，挑着傢伙的，背着大鍋的，又有倒換挑着調和的，還有合夥挑着菜蔬的，紛紛攘攘送來，老兒接迎不暇。登時丫丫又丫的，一院子，也就是綠鴨灘，若到別處，似這樣行人情的，也就少兒的，全是史雲、張羅幫忙。却好李弟老的也來了，將東西點明記賬，一一收下。張老兒惟恐錯了，還要自己記了暗記兒。來一個，史雲囑付一個道：鄉親，明日早到，不要遲了，千萬千萬！至黃昏時，俱收齊了。史雲方同李弟老的回去了。次日四鼓時，史雲與李弟老的就來了。果是五鼓時，衆鄉親俱各來到。張老兒迎着道謝。史雲便分開脚色，誰挖竈燒火，誰做菜蔬，誰調坐位，誰抱柴挑水，俱不用張立操心。樂的個老頭兒出來進去，這裏瞧瞧，那裏看看，猶如跳圈猴兒一般。一會兒又進屋內問媽媽道：閨女喫了什麼沒有？李氏道：大哥不用你張羅。我與女兒自會調停。張立猛見李氏，笑道：噯呀！媽媽今日也高了興了，竟自

洗了臉，梳了頭了。李氏笑道：「什麼話呢？衆鄉親賀喜，我若黑摸烏嘴的，如何見人呢？你看我這頭，還是女兒給我梳的呢。」張立道：「顯見得你有了女兒，就支使我那孩子梳頭。再過幾時，你喫飯還得女兒喂你呢。」李氏聽了，啐道：「呸！沒的瞎說白道的了。」張立笑吟吟的出去了。不多時，天已大亮，陸陸續續田婦村姑俱各來了。李氏連忙迎出，彼此拂袖道喜道謝，又見了牡丹，一個個咂嘴吐舌，無不驚訝。牡丹到了此時，也只好隨鄉入鄉，接待應酬，略爲施展，便哄的這些人擠眉弄眼，拱肩縮背，不知如何是好，真是醜態百出。到了用飯之時，座兒業已調好，屋內是女眷，所有桌櫈俱是齊全的，就是傢伙也是挑秀氣的。外面院子內是男客，也有高桌，也有矮座，大盤小碗，一概不拘。這全是史雲的調停，真真也難爲他。大家不論親疎，以齒爲序。我拿櫈子，你拿傢伙，彼此嘻嘻哈哈，團團圍住，真是爽快。霎是杯盤狼籍，雖非嘉穀美味，却是鮮魚活蝦，葷素俱有，左添右換，以多爲盛。大家先前慢飲，後來有些酒意，便呼吆喝六，豁起拳來。恰好史雲與張立豁拳，張立叫了個七巧，史雲叫了個全來。忽聽外面接聲道：「可巧俺也來了，可不是全來嗎？」史雲便仰面往外側聽。張立道：「聽他則甚？咱們且豁拳。」史雲道：「老兄且慢，你我十三家俱各在此，外面誰敢答言待我出去看來。」說罷，立起身來，啟柴扉一看，見是個

年幼之人，背着包裹，正在那裏張望。史雲咄的一聲道：「你這後生，窺探怎的？方纔答言的，敢則是你麼？」年幼的道：「不敢，就是在下。因見你們飲酒熱鬧，不覺口內流涎，俺也要沾飲幾杯。」史雲道：「此處又非酒肆飯舖，如何說沾飲二字？你妄自答言，俺也不計較於你，快些去罷。」說罷，剛要轉身，只見少年人一伸手，將史雲拉住，道：「你說不是酒肆，如何有這些人聚飲？敢是你欺負我外鄉人麼？」史雲聽了，登時喝道：「你這小廝，好生無禮！俺饒放你去，你反拉我不放，說欺負你，俺就欺負你，待怎麼說着，揚手就是一掌打來。年少之人，微微一笑，將掌接住，往懷裏一帶，又往外一搯，只聽咕咚，史雲仰面栽倒在地，心中暗道：「好大力量！倒要留神。」急忙起來，復又動手。只見張立出來勸道：「不要如此，有話慢說。」問了原由，便對年幼的道：「老弟，休要錯會了意。這真不是酒肆飯舖。這些鄉親，俱是給老漢賀喜來的。老弟如要喫酒，何妨請進，待老漢奉敬三杯。」年幼的聽見了酒，便喜笑顏開的道：「請問老丈貴姓？」張立答了姓名，他又問史雲。史雲答道：「俺史雲，你待怎麼？」年幼的道：「史大哥，恕小弟莽撞，休要見怪。」說罷，一揖到地。未知如何，下回分曉。

## 第九十二回 小俠揮金貪杯大醉 老葛搶雉惹禍着傷

且說史雲見年幼之人如此，鬧的倒不好意思的了，連忙問道：「足下貴姓？」年幼的道：「小

弟艾虎只因要上臥虎溝，從此經過，見衆位在此飲酒作樂，不覺口渴。既蒙賜酒，感領厚情，請了說罷，邁步就進了柴門。你道艾虎如何來到此處？只因他與施俊結拜之後，每日行程五里，也是一天，十里也算一站。若遇見好酒，不定住三天五天，喝醉了就睡，睡醒了又喝。左右是蔣平不心疼的銀子，由着他的性兒花罷了。當下衆漁戶見張立史雲同了個年幼之人進來，大家都不認得，止於一拱手而已。史雲便將艾虎讓在自已一處。張立拿起壺來，滿滿斟了一杯，遞與艾虎。艾虎也不謙讓，連忙接過來一飲而盡。史雲接過來也斟上一杯，艾虎也就喝了。他又復與二人各斟一杯，自己也陪了一杯。然後慢慢問道：方纔老丈說府上賀喜，不知爲着何事？史雲代爲說明。艾虎哈哈大笑道：原來如此，理當賀的說罷，回手向兜肚內掏出兩錠銀子，遞與張立道：些須薄禮，望乞笑納。張立如何肯接？艾虎強扭強捏的，放在他懷內。張立無奈，謝了又謝，轉身來到屋內，叫聲媽媽，這是方纔一位小客官給女兒的賀禮，好好收了。李氏接來一看，見是兩錠五兩的鏰子，不由喫驚道：噯喲！如何有這樣的重禮呢？正說間，牡丹過來問道：母親，什麼事？張立便將客官送賀禮的事說了。牡丹道：此人可是爹爹素來認得的麼？張立道：並不認得。牡丹道：既不認得，萍水相逢，就受他如此厚禮，此人就令人難測焉。

知他不是惡人暴客呢。據孩兒想來，還是不受他的爲是。李氏道：女兒說的是。大哥趁早兒還他去。張立道：真是閨女想的周到。我就還他去。仍將銀子接過，出外面去了。此時那些田婦村姑已皆看得呆了，一個個黑漆漆的眼珠兒，瞅着那白花花的銀子，覺得心裏撲騰撲騰亂跳，臉上唵噠唵噠的冒火，暗想道：張老夫子何等造化，又得女兒，又發財，誰能趕的上他呢！後見牡丹說了幾句，他老兩口子連連稱是，竟把那們大的兩錠銀子滴溜圓的好東西，又還回人家去了。都說：可惜了兒的！也有說：找上門來送禮，竟會不收！也有說：張老夫子得女兒，太由性了。大家紛紛議論不休。張立當下拿回銀子，見了艾虎，說道：方纔老漢與我老伴並女兒一同言明，他母女說客官遠道而來，我等理宜盡地主之情，酒食是現成的，如何敢受如此厚禮。仍將原銀奉還。客官休要見怪。艾虎道：這有甚要緊。難道今日此舉，老丈就不耗費資財麼？權當做薪水之資就是了。張立道：好叫客官得知。今日此舉，全是破費衆鄉親的不信，只管問我們史鄉親。史雲在傍答道：此話千真萬真，決不欺哄。艾虎道：俺的銀子已經拿出，如何又收回呢？也罷，俺就煩史大哥拿此銀兩，明日照舊預備。今日是俺擾了衆鄉親，明日是俺作東道，請衆位鄉親。如若少了一位，俺是不依史大哥的。史雲見此光景，連忙說道：我看

艾客官是個豪爽痛快人，莫若張大哥從實收了罷，省得叫客官爲難。張立只得又謝了。史雲便陪着艾虎左一碗，右一碗，把個史雲也喝的愣了，暗道：這樣小小年紀，却有如此大量，就是別人也往這邊瞅着。喝來喝去，小俠漸漸醉了，前仰後合，身體亂晃，就靠着桌子，垂眉閉眼。史雲知他酒深，也不驚動他。不多時，只聽呼聲振耳，已入夢鄉。艾虎既是如此，衆漁人也就醺醺，獨有張立史雲喝的不多。張立是素來不能多飲的，史雲酒量却豪，只因與張老兒張羅辦事，也就不肯多喝了。張立仍是按座張羅。忽聽外面有人喚道：張老兒在家麼？張立忙出來一看，不由的喫了一驚，道：二位請了。到此何事？二人道：怎麼你倒問我們？今日是誰的班兒了？你道此二人是誰？原來是黑狼山的嘍囉。自從藍驍占據了此山，知道綠鴨灘有十三家漁戶，定了規矩，每日着一人值日。所有山上用的魚蝦，皆出在值日的身上。這日正是張立值日。他只顧賀喜，就把此事忘了。今日嘍囉來了，方纔想起，連忙告罪道：是老漢一時忽略，望乞二位在頭領跟前方便方便。明日我多備魚蝦補還上就是了。二嘍囉道：你這話竟是胡說！明日補還，今日大王先空一頓嗎？我們全不管，你今日只好跟了我們去見頭領。有什麼說的，你自己去說罷。此時史雲已然出來，連忙插言道：二位不要如此。委是張夥計今日有事，務

求包容包容。就把他得女兒賀喜的話說了一遍。二嘍囉聽了道：「既是如此，我們瞧瞧你這閨女，回去見了頭領，也好回話說罷。」不容張立依不依，硬往裏走。到了屋內，見了牡丹，暗暗喝彩。轉身出來，一眼瞧見了艾虎，在那裏端坐不動。原來衆人見嘍囉進來，知有事故，膽大的站起來，在一傍聽着，膽小的怕有連累，也就溜了。獨有艾虎坐在那裏。這嘍囉如何知道他是沉醉酣睡呢？大聲噴喝道：「他是什麼人，竟敢見了我，豈不爲禮，這等可惡！快快與我綁了，解上山去。」張立忙上前分解道：「他不是本莊之人，而且喫醉了，求爺們寬恕。」史雲在傍也幫着說話。二嘍囉方氣忿忿的去了。衆人見嘍囉去了，嘈嘈雜雜，議論不休。史雲便合張立商議，莫若將這客官喚醒，叫他早些去罷，省得連累了他。張立聽了，急急將艾虎喚醒，說明原由。艾虎不聽則可，聽了時一聲怪叫道：「噯！噯！好山賊野寇。俺艾虎正要尋他，他反來捋虎鬚。待他來時，俺自對付他。」張立着急，只好苦勸。忽聽得人喊馬嘶，早有漁戶跑的張口結舌道：「不好了！葛頭領帶領人馬入莊了。」張立聽了，只嚇得渾身亂抖。艾虎道：「老丈不要害怕，有俺在此說罷。」將包袱遞與張立，回頭叫道：「史大哥，隨俺來。」剛然出了柴扉，只見有二三十名嘍囉簇擁着一個賊頭騎在馬上，聲聲叫道：「張頭兒，聞得你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正好與俺匹配。俺如

今特來求親。艾虎聽了一聲叱咤道：「你這廝叫什麼？快些說來！馬上的道：「誰不曉得俺葛瑤明，綽號蛤蚧蚌子嗎？你是何人，竟敢前來多事？」艾虎道：「我只當是藍驍那廝，原來是個無名的小輩。俺艾虎爺爺在此，你敢怎麼？」葛瑤明聽了，喝道：「好小廝，滿口胡說！吩咐嘍囉將他綁了。」唵的上來了四五個。艾虎不忙不慌，兩隻膀背往左右一分，先打倒了兩個，一轉身抬腿又踢倒了一個。衆嘍囉見小爺猛勇，又上來了十數個，心想以多爲勝。那知小俠指東打西，躡南躍北，猶如虎蕩羊羣，不大的工夫，打了個落花流水。史雲在傍，見小爺英勇非常，不由喝彩，自己早托定五股魚叉，猛然喊了一聲，一個健步，竟奔葛瑤明而來。原來這些嘍囉以爲漁戶好欺負，並未防備，皆是赤手而來。獨葛瑤明腰間繫着一把順刀，見衆嘍囉不是艾虎對手，剛然拔刀，要上前相助，史雲魚叉已到，連忙用刀一迎。史雲把叉往回裏一抽，誰知叉上有倒鬚鈎兒，早把順刀攔住。史雲力猛，葛瑤明在馬上一幌，手不喫勁，嚙啣順刀落地，說聲不好，將馬一帶，畧留的往莊外就跑。衆嘍囉見頭領已跑，大家也抱頭鼠竄而去。艾虎打的高興，那裏肯放，上前將葛瑤明的刀檢起就追。史雲也便大喊趕吓，手內托定五股魚叉，也追下去了。艾虎追出莊外，見賊人前面亂跑，他便撒腳緊緊追趕。俗云：歸師勿掩，窮寇莫追。如今小俠



真是初生的犢兒不怕虎，又仗自己的本領，那把這一羣山賊放在眼裏，又搭着史雲也是一勇之夫，隨後緊趕。看看來至山環之內，只見艾虎平空的栽倒在地，兩邊跑出多少嘍囉，將艾虎按住，捆綁起來。史雲見了，說聲不好，急轉身往回裏就跑，給莊中送信去了。你道艾虎如何栽倒？只因葛賊騎馬跑的快，先進了山環，便有把守的嘍兵。他就吩咐暗暗埋伏絆腳繩。小俠那裏理會，他是跑開了，冷不防，焉有不栽倒之理呢。衆嘍囉拿了艾虎。葛瑤明業已看見，忙將嘍兵分爲兩路，着十五人押着艾虎同自己上山，着十五人回轉莊中到張老兒家搶親。葛賊洋洋得意，將馬駝了艾虎，忙忙的入山。正走之間，只見一隻野雞打空中落下。葛瑤明上前檢起一看，見雞胸流血，知是有人打的。復往前面一看，早見有人嚷道：「快些將山雞放下！那是我們打的。」葛賊仔細一看，原來是個極醜的女子，約有十五六歲。葛瑤明道：「這雞是你的麼？」醜女子道：「是我的。」葛賊道：「你休要哄我。既是你的，你手無寸鐵，如何會打下野雞來？」醜女子道：「原是我姐姐打的。不信，你看那樹下站的不是葛賊轉臉一看，見一女子生的美貌非常，果然手握彈弓，在那裏站起。葛賊暗暗歡喜道：「我老葛真是紅鸞星照命。」張老兒那裏有了一個，如今又遇見一個，這纔是雙喜臨門呢。想罷，對醜女子道：「你說你姐姐打的，我不信。」

你姐姐跟了我去，我們山後頭有雞，叫他打一個我看看。說罷，兩隻賊眼直勾勾的瞅着那邊女子。醜女子大怒。你若不還，只怕你姑娘不容你過去。說畢，拉開架式，就要動手。只聽葛瑤明哎喲一聲，仰面栽倒在地，扎掙着爬起來，早見兩眉攢中，流下血來。醜女子已知是姐姐用鐵丸打的，不容他站穩，嗖的一聲飛起二七的金蓮，照後心墮的，就是一脚。葛瑤明他到聽教訓，撲哧的一聲，嘴喫屎又躺下了。衆嘍囉一擁齊上。醜女子微笑，抬手，一個個東倒西歪；動了動脚，一個個呲牙咧嘴。此時葛賊知道女子利害，不敢抵敵，爬起來就跑。衆人見頭領跑了，誰還敢怠慢，也就唧溜咕嚕的一齊跑了。醜女子正在趕打嘍卒，忽聽有人高聲喝彩叫好。不知後文如何，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辭綠鴨漁獵同合夥 歸臥虎姊妹共談心

且說醜女子將衆嘍卒打散，單單剩下了捆綁的艾虎在馬上駝着，又高闊，又得瞧。見那醜女子打這些人，猶如捕蝶捉蜂，輕巧至甚。看到痛快處，不由的高聲叫好喝彩，扯開嗓子，哈哈大笑道：打的好！打的好！正在快樂，忽聽醜女子問道：你是什麼人？艾虎方住笑，說道：俺叫艾虎，是被他們暗算拿住的。醜女子道：有個黑妖狐與北俠，你可認得麼？艾虎道：智化是我師傅，歐陽春是我義父。醜女子道：如此說來，是艾虎哥哥到了。連

忙上前解了繩縛。艾虎下馬，深深一揖，道：「請問姐姐貴姓？醜女子道：「我名秋葵。沙龍是我義父。艾虎道：「方纔用彈弓打賊人的，那是何人？秋葵道：「那就是我姐姐鳳仙。乃我義父的親女兒。說話間，便招手道：「姐姐這裏來。鳳仙在樹下見秋葵給艾虎解縛，心甚不樂，暗暗怪道：「妹子好不曉事，一個女兒家不當近於男子。這是甚麼意思！後來見秋葵招手，方慢慢過來道：「什麼事？秋葵道：「艾虎哥哥到了。鳳仙聽了艾虎二字，不由的將艾虎看了一看，滿心歡喜，連忙向前萬福。艾虎還了一揖，忽聽半山中一聲叱咤道：「好兩個無恥的丫頭，如何擅敢與男子見禮！鳳仙秋葵抬頭一看，見山腰裏有三人，正是鐵面金剛沙龍，與兩個義弟，一名孟傑，一名焦赤。秋葵便高聲喚道：「爹爹與二位叔父這裏來。艾虎哥哥在此。右邊的焦赤聽了道：「噯呀！艾虎姪兒到了。大哥快快下山。說着話，他就突突突跑下山來，嚷道：「那個是艾虎姪兒？想煞俺也！你道焦赤爲何說此言語？只因北俠與智公子丁二官人到了臥虎溝，敘話說至盜冠拿馬朝賢一節，其中多虧了艾虎，如何年少英勇，如何膽量過人，如何開封首告親身試劍，五堂會審，救了忠臣義士；從此得了個小俠之名。說得個孟傑焦赤一壁聽着，一壁樂了個手舞足蹈。惟有焦赤性急，恨不得立刻要見艾虎。自那日起，心裏時刻在念。如今聽說到了，他如何

等得，立時要會，先跑下山來，亂喊亂叫，說想煞俺也。艾虎聽了，也覺納悶，道：此人是誰呢？我從來未見過，他想我作什麼？及至來到切近，焦赤扔了鋼叉，雙關子抱住艾虎，右瞧左看，左觀右瞧。艾虎不知爲何，挺着身軀，紋絲兒不動。只聽焦赤哈哈大笑道：好吓！果然不錯。這親事做定了。說着話，沙龍孟傑俱各到了。焦赤便嚷道：大哥，你看看相貌，好個人品，不要錯了主意。這門親事作定了。沙龍忙攔道：賢弟太莽撞了。此事也是亂嚷的麼？原來北俠與智公子聽見沙員外有個女兒，名叫鳳仙，一身的武藝，更有絕技，是金背彈弓，打出鐵丸百發百中；因此一個爲義兒，一個爲徒弟，轉託丁二爺，在沙員外跟前求親。沙龍想了一想，既是黑妖狐的徒弟，又是北俠的義兒，大約此子不錯，也就有些願意了。彼時對丁二爺說道：既承歐陽兄與智賢弟願結秦晉，劣兄無不允從。但我有個心願：秋葵乃劣兄受了託孤重任，認爲義女，我疼他比鳳仙尤甚，一來憐念他無父無母，孤苦伶仃；二來愛惜他兩膀有五六百筋的膂力，不過生的醜陋些，須將秋葵之事完結後，方能聘嫁鳳仙。求賢弟與他二人說明方好。丁二爺就將此事暗暗告訴了北俠智爺二人聽了，深爲器重。沙龍說：你我做事，理應如此。又道：艾虎年紀尚小，再過幾年，也不爲晚。便滿口應承了。誰知後來孟焦二人聽見有求親之說，他倆便

極力攛掇沙龍道：有這樣好事，爲何不早早的應允沙龍，因他二人粗鹵，不便細說，隨意答道：愚兒從來沒有見過艾虎，知他品貌如何。兒女大事，也有這樣就應得的麼？孟焦二人無的可說，也就罷了。故此今日焦赤見了艾虎，先端詳了品貌，他就嚷這親事做定了。他只顧如此說，傍邊把個鳳仙羞的滿面通紅，背轉身去了。秋葵方對艾虎道：這是我爹爹。這是孟叔父與焦叔父。艾虎一一見了。沙龍見艾虎年少英雄，滿心歡喜，便問道：賢姪爲何來到此處？艾虎一一說了。又道：他等又派人仍去搶親，小姪還得回去搭救張老者的女兒。焦赤聽了，舒出大指，道：好的正當如此。待俺同你走走。從那邊收起鋼叉。沙龍見艾虎赤着雙手，便把自己的齊眉棍遞與小爺。他二人邁開大步，轉身迎來。方到山環，只見搶牡丹的嘍囉拾定一個四方的東西，周圍裹着布單，上面蓋着一塊似紅非紅的袱子，敢則是個沒頂兒的橋子。裏面隱隱有哭泣之聲。艾虎見了，輪開大棍，吼了一聲，一路好打。焦赤托定鋼叉，左右一幌，又環亂響。嘍囉等那裏還有魂咧，趕着放下轎子，四散的逃命去了。艾虎過來扯去紅袱一看，原來是張桌子腿兒朝上。再細看時，見裏面綁着個女子，已然嚇的人事不省，呼之不應。正在爲難，只見山口外哭進一個婆子來，口中嚷道：天殺的吓好好的還我女兒。如若不然，我也不活着。

了。我這老命合你們拚了罷。正是李氏艾虎喚道：媽媽不要啼哭。我已將你女兒截下了。又見張立從那邊裏踉蹌來了。彼此見了，好生歡喜。此時李氏將牡丹的繩綁鬆了，甦醒過來。恰好沙龍父女與孟傑不放心，大家迎了上來，見將女子截下，嘍囉逃脫。艾虎又帶了張立，見過沙龍，李氏帶了牡丹，見過鳳仙秋葵，也是前生緣法，彼此傾心愛慕。鳳仙道：姐姐何不隨我們上臥虎溝呢？逆料山賊決不死心。儻若再來，怎生是好？牡丹聽了，甚是害怕。秋葵心直口快，轉身去見沙龍，將此事說了。沙龍道：我也正爲此事躊躇。便問張立道：聞得綠鴨灘有漁戶十三家，約有多少人口？張立道：算來男婦老幼不足五六十口。沙龍道：既是如此，老丈你急急回去告訴衆人，陳說利害，叫他等急急收什收什，俱各上臥虎溝便了。艾虎道：小姪同張老丈回去。我還有個包袱要緊。孟傑道：俺也隨了去。焦赤也要去，被沙龍攔住道：賢弟隨我回莊，且商議安置衆人之處。便向秋葵道：這母女二人就交給你姐兒兩個。我們先回莊去了。誰知牡丹受了驚恐，又綁了一繩，如何轉動得來。秋葵道：無妨。我背着姐姐。鳳仙道：妹子如何背的了這麼遠呢？秋葵道：姐姐忘了，前面樹上還拴着駝姐夫的馬呢。說罷，撲哧的一聲笑了。鳳仙將臉一紅，一聲兒也不言語了。秋葵背起牡丹去了。走不多時，見那馬仍拴在那裏。

葵放下牡丹，牡丹却不會騎馬。鳳仙過去將馬拉過來，認蹬乘上，走了幾步，却無毛病。說道：「姐姐只管騎上，我在傍邊照拂着，包管無事。還是秋葵將牡丹抱上馬去。」鳳仙攏住嚼環，慢慢步行。牡丹心甚不安，只聽秋葵道：「媽媽走不動，我背你幾步兒。」李氏笑道：「婆子如何敢當？」告訴姑娘說，我那一天不走一二十里路呢？全是方纔這些天殺的亂搶混奪，我又是急又是氣，所以跑的兩條腿軟了。走了幾步兒，溜開了就好了。姑娘放心。我是走的動的。一路上說着話兒，竟奔臥虎溝而來。你道臥虎溝的沙龍，爲何不怕黑狼山的藍驍呢？其中有個緣故。臥虎溝內原是十一家獵戶，算來就是沙龍的年長武藝超羣，爲人正直，因此這十家皆聽他的調度。自藍驍占據了黑狼山，他便將衆獵戶叫來，傳授武藝，以防不測。後來又交結了孟傑、焦赤，更有了幫手。暗暗打聽，知道綠鴨灘衆漁戶已然輪流上山，供給魚蝦。焉知那賊不來合我們要野獸呢？俺臥虎溝既有沙龍，斷斷不准此例。衆位入山，大家留神。儻有信息，自有俺應候他。你等不要驚慌。衆人遵命，誰也不肯獻獸與山賊。不料藍驍那裏已知臥虎溝有個鐵面金剛沙龍，他却親身來至臥虎溝，明是索取常例，暗裏要會會沙龍。及至見面，藍驍責備爲何不上山納獸。沙龍破口大罵。所有十一家獵戶俱是他一人承當。藍驍聽了大怒，彼此翻臉，

動起手來一個步下，一個馬上，走了幾合，只聽唳哧一聲，沙龍一刀砍在藍驍的馬鐙之上。沙龍道：俺手下留情，山賊你要明白。藍驍回馬，一執手道：沙員外，你的本領藍驍曉得了。說畢，竟自回山去了。暗暗寫信與襄陽王，說沙龍本領高強，將來可做先鋒。他有意要結交沙龍，所有獵戶入山，一提臥虎溝三字，嘍囉再也不敢惹。因此沙龍英名遠振。如今又把綠鴨灘十三家漁戶也歸臥虎溝來，從此黑狼山交魚蝦的例也就免了。再說沙龍同焦赤先到莊中，將西院數間房屋騰出安頓男子，又將裏間跨所安頓婦女，俱是暫且存身。即日鳩工，隨莊修蓋房屋。俟告成時，再按各家分住。不多時，牡丹母女與鳳仙姐妹一同來到，聽說在裏間跨所安頓婦女，姐兒兩個大喜。秋葵道：這等住法很好，咱們可熱鬧了。鳳仙道：就是將來房屋蓋成，別人俱各挪出，使得惟獨張家的姐姐不許搬出去，就同張老伯仍住跨所，一來他是個年老之人，二來咱們姊妹也不寂寞。你說好不好？牡丹道：只是攪擾府上，心甚不安。鳳仙道：姐姐以後千萬不要說這些客套話，只求姐姐諸事包涵就完了。秋葵聽了，一扭頭道：瞧你們這個俗氣法，叫我聽着怪牙疼的。走罷，咱們先見見爹爹去。說着話，俱各來至廳上，見了沙龍。沙龍正然吩咐殺豬宰羊，預備飯食。只見他姐妹前來，後邊跟定李氏牡丹，上前從新見禮。沙



龍還揖不迭。仔細瞧了牡丹，舉止安詳，禮數周到，而且與鳳仙比並起來，尤覺秀美。心中暗忖道：「看此女氣度體態，決非漁家女子，必是大家的小姐。」笑盈盈說道：「姪女到此，千萬莫要見外。如若有的應用的，只管合小女說聲，千萬不必拘束。」秋葵也將房屋蓋好，不許張家姐姐搬出去的話說了。沙龍一一應允。李氏也上前致謝了。鳳仙方將他母女領至後邊去了。原來沙員外並無妻室，就只鳳仙姐妹同居。如今同定牡丹，且不到跨所，就在正室閒談叙話。未識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尋師覓父 小人得志斷義絕情

且說艾虎同了孟傑、張立，回到莊中。史雲正在那裏與衆商議，忽見艾虎等回來了，便問事體如何。張立一一說了。艾虎又將大家上臥虎溝避兵的話，說了一遍。衆漁戶聽了，誰不願躲了是非，一個個忙忙碌碌，俱各收拾衣服細軟，所有粗重傢伙都拋棄了。攜男抱女，攙老扶少，全都在張立家會齊。此時張立已然收什妥協。艾虎跨上包裹，提了齊眉棍，在前開路。孟傑與史雲做了合後，保護衆漁戶家口，竟奔臥虎溝而來。可憐熱熱鬧鬧的漁家樂，如今弄成冷冷清清的綠鴨灘！可見凡事難以預料。若不如此，後來如何有漁家兵呢？一路上嘈嘈雜雜，紛紛亂亂，好容易纔到了臥虎溝。沙員外迎至

莊門，焦赤相陪。艾虎趕步上前相見，先交代了齊眉棍。沙員外叫莊丁收起，然後對着衆漁戶道：只因房屋窄狹，不能接戶居住，暫且屈尊衆位鄉親。男客俱在西院居住，所有堂客俱在後面與小女同居。俟房屋造完時，再爲分住。衆人同聲道謝。沙龍讓艾虎同張立史雲孟焦等，俱各來至廳上。艾虎先就開言問道：小姪師傅義父丁二叔在於何處？沙員外道：賢姪來晚了些，三日前他三人已上襄陽去了。艾虎聽了，不由的頓足道：這是怎麼說！提了包裹，就要趨路。沙龍攔道：賢姪不要如此。他三人已走了三日，你此時即便去了，追不上了。何必忙在一時呢？艾虎無可如何，只得將包裹仍然放下。原是興興頭頭而來，如今垂頭喪氣。自己又一想，全是貪酒的不好。路上若不耽延工夫，豈不早到了這裏。暗暗好生後悔。大家就坐獻茶。不多時，調開坐位，放了杯箸，上首便是艾虎，其次是張立史雲孟焦二人左右相陪。沙員外在主位打橫兒。飲酒之間，叙起話來，焦赤便先問盜冠情由，艾虎述了一回，樂的個焦赤狂呼叫好。然後沙員外又問：賢姪如何來到這裏？艾虎止於答言，特爲尋我師父義父。又將路上遇了蔣平，不意半路失散的話，說了一遍。只聽史雲道：艾翁爲何只顧說話，却不飲酒？沙龍道：可是呀，賢姪爲何不飲酒呢？艾虎道：小姪酒量不佳，望伯父包容。史雲道：昨日在莊上喝的何等

痛快，今日爲何喫不下呢？艾虎道：酒有一日之長，皆因昨日喝的多了，今日有些害酒，所以喫不下。史雲方不言語了。這便是艾虎的靈機巧辯，三五語就遮掩過去。你道艾虎爲何的忽然不喝酒了呢？他皆因方纔轉想之時，全是貪酒悞事，自己後悔不置，此其一也；其次他又存有存心，皆因焦赤聲言這親事做定了，他惟恐新來乍到，若再貪杯喝醉了，豈不被人恥笑麼？因此他甯心耐性，忍而又忍，暫且斷他兩天兒再做道理。酒飯已畢，沙龍便叫莊丁將衆獵戶找來，吩咐道：你等明日入山，要細細打聽藍驍有什麼動靜，急急回來稟我知道。又叫莊丁將器械預備手下，惟恐山賊知道綠鴨灘漁戶俱歸在臥虎溝，必要前來廝鬧。等了一日，不見動靜。到了第二日，獵戶回來，說道：藍驍那裏並無動靜。我等細細探聽，原來搶親一節皆是葛瑤明所爲，藍驍一概不知。現今葛瑤明稟報山中，說綠鴨灘漁戶不知爲何俱各逃匿了，藍驍也不介意。沙龍聽了，也就不防備了。獨有艾虎一連兩日不曾喫酒，斃的他委實難受，決意要上襄陽。沙龍阻留不住，只得定於明日餞行起身。至次日，艾虎打開包裹，將龍票拿出交給沙龍道：小姪上襄陽，不便帶此，恐有遺失。此票乃蔣叔父的，奉的相諭，專爲尋找義父而來。儻小姪去後，我那蔣叔父若來時，求伯父將此票交給蔣叔父便了。沙龍接了，命人拿至後

面交鳳仙好好收起。這裏衆人與艾虎餞行。艾虎今日却放大了膽，可要喝酒了。從沙龍起，每人各敬一杯，全是杯到酒乾。把個焦赤樂的拍手大笑道：「怨得史鄉親說賢姪酒量頗豪，果然果然來來，來來，咱爺兒兩個單喝三杯。」孟傑道：「我陪着執起壺來，俱各溜溜斟上酒。這酒到唇邊，吱的一聲，將杯一照乾。」沙龍在傍，不好攔阻。三杯飲畢，艾虎却提了包裹，與衆人執手拜別。大家一齊送出莊來。史雲張立還要遠送，艾虎不肯，阻之再三。彼此執手，目送艾虎去遠了，大家方纔回莊。艾虎上襄陽，算是書中節目交代明白。然而仔細想來，其中落了一筆，是那筆呢？焦赤剛見艾虎，就嚷這親事做定了；爲何到了莊中，艾虎一連住了三日，焦赤却又一字不提？列位不知書中有明點，有暗過，請看前文便知。艾虎同張立回莊取包裹，孟傑隨去，沙龍獨把焦赤攔住道：「賢弟隨我回莊。此便是沙龍的用意。知道焦赤性急，惟恐他再提此事，故此叫他一同回莊。在路上就合他說明，親事是定了，只等北俠等回來，覷面一說就結了，所以焦赤他纔一字不提了，非是編書的落筆忘事。這也罷了。既說不忘事，爲何蔣平總不提了？這又有一說。書中有緩急，有先後，敘事難，兜筭尤難。必須將通身理清，那裏接着這裏，是絲毫錯不得的。稍一疎神，便說的驢唇不對馬口，那還有什麼趣味呢？編書的用心最苦，手裏

寫着這邊，眼光却注着下文。不但蔣平之事未提，就是顏大人巡按襄陽，何嘗又提了一字呢！只好是按部就班，慢慢叙下去，自然有個歸結。如今既提蔣平，咱們就把蔣平叙說一番。蔣平自救了雷震，同他到了陵縣。雷老丈心內感激不盡，給蔣平做了合體衣服，又贈了二十兩銀子盤費。蔣平致謝了，方告別起身。臨別時又諄諄囑問雷英好。彼此將手一拱，道：「後會有期，請了。」蔣平便奔了大路，趨行。這日天色已晚，忽然下起雨來，又非鎮店，又無村莊，無奈何冒雨而行。好容易道旁有個破廟，便奔到跟前。天已昏黑，也看不出是何神聖，也顧不得至誠行禮，只要有個避雨之所。誰知殿宇頹朽，仰面可以見天，處處皆是滲漏。轉至神聖背後，看了看尚可容身，他便席地而坐，屏氣歇息。到了初鼓之後，雨也住了，天也晴了，一輪明月照如白晝。剛要動身，看看是何神聖，忽聽脚步響，有二人說話。一個道：「此處可以避雨，咱們就在這裏說話罷。」一個道：「我們親弟兄有什麼講究呢，不過他那話說的太絕情了。」一個道：「老二，這就是你錯了。俗語說的好，久賭無勝家。大哥勸你的好話，你還不聽說，拿話堵他，所以他纔着急，說出那絕情的話來。你如何怨的他呢？」一人道：「丟了急的說快的，如今三哥是什麼主意，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兄弟無不從命。」一人道：「皆因大哥應了個買賣，頗有油水，叫我來找你來，

請兄弟過去。前頭勾了，後頭抹了，任什麼不用說，哈哈兒一笑就結了。張羅買賣要緊。一人道：甚麼買賣，這麼要緊？一人道：只因東頭兒玄月觀的老道，找了大哥來，說他廟內住着個先生，姓李，名喚平山，要上湘陰縣九仙橋去，託付老道僱船，額外還要找個跟役，爲的是路上服侍服侍。大哥聽了，不但應了船，連跟役也應了。一人道：大哥這就胡鬧！咱們張羅咱們的船就完了，那有那們大工夫替他僱人呢！一人道：老二，你到底不中用，沒有大哥有算計。大哥早已想到了，明兒就將我算做跟役了，叫老道帶了去。他若中了意，不消說了。咱們三人合了把兒，更好，倘若不中意，難道老哥倆連個先生也服侍不住麼？故此大哥叫我來找你，去罷。打虎還得親兄弟，老二，你別傻咧！說罷，哈哈大笑的去了。你道此二人是誰？就是害牡丹的翁二與王三。所提的大哥就是翁大。只因那日害了奶公，未能得手，俱各赴水逃脫，但逃在此處，惡心未改，仍要害人。那知被蔣四爺聽了，個不亦樂乎呢。到了黎明，出了破廟，訪至玄月觀中，口呼：平山兄在那裏？平山兄在那裏？李先生聽了，道：那個喚吾吓？說着話，迎了出來，道：那位？那位？見是個身量矮小，骨瘦如柴，年紀不過四旬之人，連忙彼此一揖，道：請問尊兄貴姓？有何見教？蔣爺聽了，是浙江口音，他也打着鄉談道：小弟姓蔣，無事不敢造次，請借一步如何？說

話間李先生便讓至屋內對面坐了。蔣爺道：聞得尊兄要到九仙橋公幹，兄弟是要到湘陰縣找個相知，正好一路同行，特來附驥。望乞尊兄攜帶如何？李先生道：滿好個。吾這裏正愁一人寂寞，難得尊兄來到。你我二子乘舟是極妙的了。蔣爺聽了，暗道：開口就喪氣，什麼說不的，單說二子乘舟呢。他算是朔，我可不是壽。我倒是長壽兒。二人正議論之間，只見老道帶了船戶來見，說明船價極其便宜。老道又說：有一人頗頗能幹老成，堪以服侍先生。李平山道：帶來吾看。蔣爺答道：李兄，你我乘船，何必用人。到了湘陰縣，那裏還短了人麼？李平山道也罷，如今有了尊兄，咱二人路上相幫，可以行得到。了那裏，再僱人也不爲晚。便告訴老道，服役之人不用了。蔣爺暗歡喜道：少去了一個，我蔣某少費些氣力。言明於明日急速開船。蔣爺就在李先生處住了。李先生收拾行李，蔣爺幫着捆縛，甚是妥當。李先生大樂，以爲這個夥計搭着了。到了次日黎明，搬運行李下船，全虧蔣爺。李先生心內甚是不安，連連道乏稱謝，諸事已畢。翁大弟兄撐起船來，往前進發。沿路上蔣爺說說笑笑，把個李先生樂的前仰後合，讚揚不絕，不住的搖頭兒，嘔嘴兒，拿腳畫圈兒，酸不可耐。忽聽嘩喇喇連聲響亮，翁大道：風來了！風來了！快找避風所在呀。蔣爺立起身來，就往艙門一看，只當翁大等說謊，誰知果起大風。

便急急的攏船，藏在山環的去處，甚是幽僻。李平山看了，驚疑不止，悄悄對蔣爺說道：「蔣兄，你看這個所在，好不怕人的唬！」蔣爺道：「遇此大風，也是無法的，只好聽命由天罷了。」忽聽外面噹噹，鑼聲大響。李平山嚇了一跳，同蔣爺出艙看時，見幾隻官船從此經過，因風大難行，也就停泊在此。蔣爺看了道：「好了，有官船在這裏，咱們是無妨礙的了。」果然，二賊見有官船，不敢動手，自在船後安歇了。李平山同蔣爺在這邊瞭望，猛見從那邊官船內出來了一人，按船吩咐道：「老爺說了，叫你等將鐵錨下的穩穩的，不可搖動。衆水手齊聲答應。」李平山見了此人，不由的滿心歡喜，高聲呼道：「那邊可是金大爺麼？」那人抬頭，往這裏一看，道：「那邊可是李先生麼？」李平山急答道：「正是，正是，請大爺往這邊些。」請問這位老爺是那一個？那人道：「怎麼先生不知道麼？」老爺奉旨陞了襄陽太守了。李平山聽了，道：「哎呀！有這等事，好極，好極。」奉求大爺在老爺跟前回稟一聲，說吾求見。那人道：「既如此，回頭吩咐水手搭跳板，把李平山接過大船去了。」蔣爺看了心中納悶，不知此官是李平山的何人。原來此官非別個，却正是遭過貶的，正直無私的兵部尚書金輝。因包公奏明聖上，先剪去襄陽王的羽翼。這襄陽太守是極要緊的，必須用個赤膽忠心之人才好。包公因金輝連上過兩次奏章，參劾襄陽王，在駕前極力的



保奏仁宗天子也念金輝正直，故此放了襄陽太守。那主管便是金福祿。蔣爺正在納悶，只見李平山從跳板過來，揚着臉兒，戲着腮兒，搖着膀兒，扭着腰兒，見了蔣平也不理，竟進艙內去了。蔣爺暗道：這小子是甚麼東西？怎麼這等的酸？只得隨後也進艙，問道：那邊官船，李兄可認得麼？李平山半晌，將眼一翻，道：怎麼不認得！那是吾的好朋友。蔣爺暗道：這酸是當酸的。又問道：是那位呢？李平山道：當初做過兵部尚書，如今放了襄陽太守金輝金大人，那個不曉得呢？吾對你說：吾如今要隨他上任，也不上九仙橋了。明早就要搬行李到那邊船上。你只好獨自上湘陰去罷。小人得志，立刻改樣，就你我相稱，把弟兄二字免了。蔣爺道：既如此，這船價怎麼樣呢？李平山道：你坐船，自然你給錢了。如何問吾呢？蔣爺道：原說是幫夥，彼此公攤。我一人如何拿得出來呢？李平山道：那白合吾說，吾是不管的。蔣爺道：也罷，無奈何，借給我幾兩銀子就是了。李平山將眼一翻，道：萍水相逢，吾合你煞個交情，一借就是幾兩頭。你不要鬧魔，好不好？現有太守在這裏，吾把你送官究治。那時休生後悔！蔣爺聽了，暗道：好小子，翻臉無情，這等可惡！忽聽走的跳板響，李平山迎了出來。蔣爺却隱在艙門，橈扇後面，側耳細聽。不知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俠客每動豪俠心

却說蔣爺在艙門側耳細聽，原來是小童，就是當初服侍他的，手中拿的個字簡道：奉姨奶奶之命，叫先生即刻拆看。李平山接過，映着月光看了，悄悄道：吾知道了。你回去上覆姨奶奶，說夜闌人靜，吾就過去。原來巧娘與幕賓相好就是他。蔣爺聽在耳內，暗道：敢則這小子，還有這等行爲呢。又聽見跳板響，知道是小童過去。他却回身歪在牀上，假妝睡着。李平山喚了兩聲不應。他却賊眉賊眼在燈下將字簡又看了一番，樂的他抓耳撓腮，坐立不安。無奈何也歪在牀上裝睡。那裏睡得着，呼吸之氣不知怎樣纔好。蔣爺聽了，不由的暗笑，自己却呼吸出入，極其平勻，令人聽着，直是真睡一般。李平山耐了多時，悄悄的起來奔到艙門，又回頭瞧了瞧蔣爺，遲疑了半晌，方纔出了艙門。只聽跳板咯噔咯噔亂響。蔣爺這裏翻身起來，脫了長衣，出了艙門，只聽跳板咯噔一響跳上去。到了大船之上，將跳板輕輕扶起，往水內一順。他方到三船上，牕板外細聽，果然聽見有男女淫慾之聲，悄悄說：先生，你可想煞我也！蔣爺却不性急，高高的嚷了兩聲：三船上有了賊了！有了賊了！他便刺開水面下水去了。金福祿立刻帶領多人，各船搜查。到了第三船，正見李平山在那裏着急，因沒了跳板，不能駁過在小船之上。金

福祿見他慌張形景，不容分說，將他帶至頭船，回稟老爺。金公卽叫帶進來。李平山戰戰哆哆，哈着腰兒，進了艙門。見了金公，張口結舌，立刻形景難畫難描。金公見他哈着腰兒，不住的將衣襟兒遮掩，又用手緊捏着開楔兒。仔細看時，原來他赤着雙腳。金公已然會意，忖度了半晌，主意已定，叫福祿等看着平山。自己出艙，提了燈籠，先到二船，見燈光已息。卽往三船一看，却有燈光，忽然滅了。金公更覺明白，連忙來到三船，喚道：巧娘睡了麼？喚了兩聲，裏面答道：敢則是老爺麼？彷彿是睡夢初醒之聲。金公將艙門一推，進來用燈一照，見巧娘雲鬢蓬鬆，桃腮帶赤，問道：老爺爲何不睡？金公道：原要睡來，忽聽有賊，只得查看查看。隨手把燈籠一放，却好牀前有雙朱履。巧娘見了，只嚇得心內亂跳，暗說：不好！怎麼會把他忘了呢！原來巧娘一知將平山拿到船上，就怕有人搜查。他忙碌碌將平山的褲襪護膝等俱各收藏。真是忙中有錯，他再也想不到平山是光着腳跑的，獨獨的把雙鞋兒忘了。如今見金公照着鞋，好生害怕。誰知金公視而不見，置而不問，轉說道：你如何獨自孤眠？杏花兒那裏去了？巧娘略定了定神，隨機獻媚，搭訕過來說道：賤妾惟恐老爺回來不便，因此叫他後艙去了。上面說着話，下面却用金蓮把鞋兒向牀下一踢。金公明明知道，却也不問，反言一句道：難爲你細心，想

的到我同你到夫人那邊。方纔說嚷有賊，你理應問問安。回來我也就在這裏睡了。說罷，攜了巧娘的手，一同出艙，來到船頭。金公猛然將巧娘往下一擠，撲咚的一聲落在水內，然後咕嘟冒了幾個泡兒。金公容他沉底，方纔嚷道：不好了，姨娘落在水內了！衆人俱各前來叫水手救，已無及。金公來到船頭，見了平山道：我這裏人多，用你不着，你回去罷。叫福祿帶他去罷。帶到三船，誰知水手正爲跳板遺失，在那裏找尋。後來見水中漂浮，方從水中撈起，仍然搭好，叫平山過去，即將跳板撤了。金公如何不處治平山，就這等放了平山呢？這纔透出金公忖度半晌，主意拿定的八個字。他想平山夤夜過船，非姦卽盜。若真是盜，却倒好辦；看他光景，赤着下部，明露着是姦，因此獨自提了燈籠，親身查看。見三船燈明復滅，已然明白。不想又看見那一雙朱履，又瞧見巧娘手足失措的形景。此事已真，巧娘如何留得？故誑出艙來，溺於水中。轉想平山倒難處治。惟恐他據實說出，醜聲播揚，臉面何在？莫若含糊其詞，說我這裏人多，用你不着，你回去罷。雖然便宜他，其中省却多少口舌，免得衆人知覺，倒是正理。且說李平山就像放赦一般，回到本船之上。進艙一看，見蔣平牀上只見衣服，却不見人，暗道：姓蔣的那裏去了？難道他也有什麼外遇麼？忽聽後面嚷道：誰？誰？誰？怎麼掉在水裏頭了？到底留點

神吓！這是船上比不得下店，這是頑的麼？來罷，我攙你一把兒。這是怎麼說呢！然後方聽戰戰哆哆嗦嗦的聲音，進了艙來。平山一看，見蔣平水淋淋的一個整戰兒，問道：蔣兄怎麼樣子？蔣爺道：我上後面去小解，不想失足落水。多虧把住了後舵，不然險些兒喪了性命。平山見他哆哆嗦亂戰，自己也覺發起噤來了。猛然想起，暗暗道：怪道怪道。吾下半截是光着的，焉有不冷的呢？連忙站起，拿過包袱來，找出褲襪等件，又檢出了一分舊的給蔣平，叫他換下濕的來晾乾了，然後換了還吾。他却拿出一雙新鞋來。二人彼此穿的穿，換的換。蔣爺却將濕衣擰了，抖了抖，晾起來，只顧自己收拾衣服。猛回頭見平山愣愣忡忡坐在那裏，一會兒搓手，一會兒搖頭，一會兒拿起巾帕來拭淚。蔣平知他爲那葫蘆子藥，也不理他。原來李平山在那裏得命思財，怕人生痛，又是害怕，又是可惜，又是後悔，又是傷心。害怕者方纔那個樣兒見金公，他要翻起臉來，吾將何言答對，不定鬧出什麼事來。幸而還好，他竟會善爲我辭焉。可惜者難得這樣好機會，而且覷面見了，應許帶吾上任。吾這一去焉知發多少財，不定弄到什麼田地，至沒能耐也可以捐個從九品未入流。後悔者姨奶奶打發人來，吾不該就去，何妨寫個字兒回覆他。俟我到了那邊船上，慢慢的覷便再會佳期，即不然，就應他明日晚上也好。吾到底到

了他那邊船上，有何不可的呢？偏偏的一時性急，按納不住，如今鬧的這個樣兒，可怎麼好呢？傷心者細想巧娘的模樣兒，恩情兒，只落的溺於水中，果於魚腹，生生兒一朵鮮花被吾糟蹋了。豈不令人傷心麼？想到此，不由的又落下淚來。蔣爺晾完了衣服，在牀上坐下，見他這番光景，明知故問道：先生爲着何事傷心呢？平山道：吾有吾的心事，難以告訴別人。吾問蔣兄到湘陰縣，是什麼公幹？蔣爺道：原先說過，吾到湘陰縣找個相知的。先生爲何忘了呢？平山道：吾此時精神恍惚，都記不得了。蔣兄既到湘陰縣找相知，吾也到湘陰找個相知。蔣爺道：先生昨晚說不是跟了金太守上任麼？爲何又上湘陰呢？平山道：蔣兄爲何先生稱起來呢？你吾還是弟兄，不要見外的。吾對你說：他那裏人吾看着有些不相宜，所以昨晚上吾又見了金主管，叫他告訴太守，回覆了他，吾不去了。蔣爺暗笑道：好小子，他還合我撇大腔兒呢。似他這樣反覆小人，真正可殺不可留的。復又說道：如此說來，這船價怎麼樣呢？平山道：自然是公攤的了。蔣爺道：很好。吾這纔放了心了。天已不早了，咱們歇息歇息罷。平山道：蔣兄只管睡。吾略略坐坐，也就睡了。蔣爺說了一聲：有罪了。放倒頭，不多時竟自睡去。平山坐了多時，躺在牀上，那裏睡得着，翻來覆去，整整的一夜不曾合眼。後來又聽見官船上鳴鑼開船，心裏

更覺難受。蔣爺也就驚醒，卽喚船家收什收什，這裏也就開船了。這一日平山在船上，噤聲歎氣，無精打彩，也不喫，不喝，只是呆了的一般。到了日暮之際，翁大等將船藏在蘆葦深處。蔣爺誇道：好所在！這纔避風呢。翁大等不覺暗笑。平山道：吾昨夜不曾合眼，今日有些困倦，吾要先睡了。蔣爺道：尊兄就請安置罷。包管今夜睡的安穩了。平山也不答言，竟自放倒頭睡了。蔣平暗道：按理應當救他。奈因他這樣行爲，無故的置巧娘於死地；我要救了他，叫巧娘也含冤於地下。莫若叫翁家弟兄把他殺了，與巧娘報仇。我再殺了翁家弟兄，與他報仇，豈不兩全其美麼？正在思索，只聽翁大道：兄弟，你？我？了？翁二道：有甚要緊。兩個膿包，不管誰了，都使得。蔣平暗道：好了！來咧！他便悄悄地出來，爬伏在艙房之上。見有一物風吹擺動，原來是根竹桿，上面晾着件綿襖。蔣爺慢慢的抽下來，攏在懷內，往下偷瞧。見翁二持刀進艙，翁大也持刀把守艙門。忽聽艙內竹牀一陣亂響，蔣爺已知平山了結了，他却一長身將綿襖一抖，照着翁大頭上放下來。翁大出其不意，不知何物，連忙一路混擄，也是活該偏偏的將頭裏住。蔣爺挺身上來，奪刀在手。翁大剛然露出頭來，已着了利刃。蔣爺復又一刀，翁大栽下水去。翁二尙在艙內找尋瘦人，聽得艙門外有響動，連忙回身出來，說：大哥，那瘦蠻子不見了。話未說完，

蔣爺道：吾在這裏！就將刀一顛，正截在翁二咽喉之上。翁二噁啞了一聲，他就兩手一扎煞，一半截在艙內，一半截在艙外。蔣爺哈腰將絡髮一揪，拉到船頭一看。誰知翁二不禁戳，一下兒就死了。蔣爺將手一鬆，放在船頭，便進船內將燈剔亮，見平山扎手舞脚於竹牀之上。蔣平暗暗的嘆息了一番，便將平山的箱籠擰開，仔細搜尋，却有白銀一百六十兩。蔣平道聲慚愧，叫道：平山吓，平山這銀子我却不是白使了你的。我到底給你報了仇了，你也應當謝我。說罷，將銀放在兜肚之內。算來蔣爺頗不折本，艾虎拿了他的二百兩，他如今得了一百六十兩，再加上雷震贈了二十兩，裏外總算多了八十兩。這纔算是好利息呢。且說蔣爺從新將燈照了，通身並無血跡。他又將雷老兒給做的大衫摺疊了，又把自己的濕衣也早乾了摺好，將平山的包袱拿過來，揀可用的打了包裹。收什停當，出艙，用篙撐起艙來。出了蘆葦深處，奔至岸邊，連忙提了包裹，套上大衫，一脚踏定泊岸，這一脚往後儘力一蹬。只見那船上的滴溜一聲，離岸有數步多遠，飄飄蕩蕩，順着水面去了。蔣爺邁開大步，竟奔大路而行。此時天光一亮，忽然刮起風來，揚土飛沙，難睜二目。又搭着蔣爺一夜不曾合眼，也覺得乏了，便要找個去處歇息歇息。又無村莊，見前面有片樹林，及至趕到跟前一看，原來是座墳頭，院牆有



倒塌之處。蔣爺心內想着，進了圍牆可以避風。剛剛轉過來往裏一望，只見有個小童面黃肌瘦，滿臉淚痕，正在那小樹上拴套兒呢。蔣平看了，嚷道：「你是誰家小廝，跑到我墳地裏上弔來？這還了得嗎？」那小童道：「我是小童，可怕什麼呢？」蔣爺聽了，不覺好笑道：「你是小童原不怕。要是小童上弔，也就可怕了。」小童道：「若是這們說，我可上那樹上死去纔好呢？」說罷，將絲絛解下，轉身要走。蔣平道：「那小童，你不要走。」小童道：「你這塋地不叫上弔，你又叫我做什麼？」蔣爺道：「你轉身來，我有話問你。你小小年紀，爲何尋自盡來？來，在這邊牆根之下，說與我聽。」小童道：「我皆因活不得了，我纔尋死呀。你要問，我告訴你。若是當死，你把這棵樹讓給我，我好上弔。」蔣爺道：「就是這等。你且說來，我聽。」小童未語，先就落下淚來，把已往情由，滔滔不斷述了一遍，說罷大哭。蔣爺聽了，暗道：「看他小小年紀，倒是個有志氣的。」便道：「你原來如此，我如今贈你盤費，你還死做什麼呢？你有了盤費，還死不死呢？」小童道：「若有了盤費，我還死？我就不死了。真個的我這小命兒是鹽換來的嗎？」蔣爺回手在兜肚內摸出兩個銀子，道：「這些可以穀了麼？」小童道：「足以穀了，只有使不了的。」連忙接過來，爬在地下磕頭道：「多謝恩公搭救，望乞留下姓名。」蔣平道：「你不要多問，急快快赴長沙要緊。」小童去後，蔣爺竟奔臥虎溝去了。不知小童是

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連陞店差役拿書生 翠芳塘縣官驗醉鬼

且說蔣爺救了小童，竟奔臥虎溝而來。這是什麼原故？小童到底說的什麼？蔣爺如何就給銀子呢？列位不知，此回書是爲交代蔣平。這回把蔣平交代完了，再說小童的正文，又省得後來再爲叙寫。蔣爺到了臥虎溝，見了沙員外，彼此言明。蔣爺已知北俠等上了襄陽，自己一想：顏巡按同了五弟前赴襄陽，我正愁五弟沒有幫手。如今北俠等既上襄陽，焉有不幫五弟之理呢？莫若我且回轉開封，將北俠現在襄陽的話回稟相爺，叫相爺再爲打算。沙龍又將艾虎留下的龍票當面交明白。蔣爺便回轉東京，見了包公，將一切說明。包公卽行奏明聖上，說歐陽春已上襄陽，必有幫助巡按顏查散之意。聖上聽了大喜，道：他行俠尙義，實爲可嘉。又欽派南俠展昭、同盧方等四人陸續前赴襄陽，俱在巡按衙門供職。俟襄陽平定後，務必邀北俠等一同赴京，再爲陞賞。此是後話，慢慢再表。蔣平既已交代明白，翻回頭來，再說小童之事。你道這小童是誰？原來就是錦箋。自施公子賭氣離了金員外之門，乘在馬上，越想越有氣，一連三日，飲食不進，便病倒旅店之中。小童錦箋見相公病勢沉重，卽託店家請醫生調治，診了脈息，係

鬱悶不舒，受了外感，竟是夾氣傷寒之症。開方用藥，錦箋衣不解帶，晝夜服侍。見相公昏昏沉沉，好生難受。又知相公沒多餘盤費，他又把艾虎賞的兩錠銀子換了，請醫生抓藥。好容易把施俊調治的好些了，又要病後的將養。偏偏的馬又倒了一匹，正是錦箋騎的。他小孩子家心疼那馬，不肯售賣，就託店家僱人掩埋。誰知店家悄悄的將馬出脫了，還要合錦箋要工飯錢。這明是欺負小孩子。再加這些店用房錢草料麩子七折八扣，除了兩錠銀子之外，倒該下了五六兩的賬。錦箋連急帶氣，也就病了。先前還扎掙着服侍相公。後來施俊見他那個形景，竟是中了大病，慢慢的問他，他不肯實說。問的急了，他就哭了。施俊心中好生不忍，自己便扎掙起來，諸事不用他服侍，得便倒要服侍服侍錦箋。一來二去，錦箋竟自伏頭不起。施俊又託店家請醫生，道他這雖係傳染，却比相公沉重，而且症候耽悞了，必須趕緊調治才好。開了方子，却不走，等着馬錢。施俊向櫃上借店東道相公賬上欠了五六兩，如何還借呢？很多了，我們墊不起。施俊沒奈何，將衣服典當了，開發了馬錢，並抓藥。到了無事，自己到櫃上從新算賬，方知錦箋已然給了兩錠銀子，就知是他的那兩錠賞銀，又是感激，又是着急。因瞧見馬工飯銀，便想起那馬來了。就合店東商量要賣馬還賬。店東樂得的嫌幾兩銀子呢，立刻

會了主兒，將馬賣了。除了還賬，剛剛的剩了一兩頭。施俊也不計較，且調治錦箋要緊。這日自己拿了藥方出來抓藥，正要回店，却是集場之日，可巧遇見了賣糧之人，姓李名存，同着一人姓鄭名申，正在那裏喫酒。李存却認識施俊，連聲喚道：「施公子那裏去？爲何形容消滅了？」施俊道：「一言難盡。」李存道：「請坐，請坐。這是我的夥計鄭申，不是外人。請道其詳。」施俊無奈，也就入了坐，將前後情由述了一番。李存聽了，道：「原來公子主僕都病了。却在那個店裏？」施俊道：「在西邊連陞店。」李存道：「公子初愈，不必着急。我這裏現有十兩銀子，且先拿去；一來調治尊管，二來公子也須好生將養。如不彀了，趕到下集，我再到店中送些銀兩去。」施生見李存一片志誠，趕忙站起，將銀接過來，深深謝了一禮，也就提起藥包要走。誰知鄭申貪酒有些醉了。李存道：「鄭兄少喝些也好，這又醉了。別的罷了，你這銀搭襖怎麼好呢？」鄭申醉言醉語道：「怕什麼！醉了人，醉不了心。就是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了事了！我還拿的動。何況離家不遠兒呢。」施生問道：「在那裏住？」李存道：「遠却不遠，往西去不足二里之遙，地名翠芳塘，就是。」施生道：「既然不遠，我却也無事，我就送他何妨？」李存道：「怎敢勞動公子。偏偏的我要到糧行算賬，莫若還是我送了他回去，再來算賬。」鄭申道：「李賢弟，你胡鬧麼！真個的我就醉了麼？瞧瞧我能走不能。」

走說着話一溜歪斜往西去了。李存見他如此，便託咐施生道：「我就煩公子送他罷。務必務！俟下集，我到店中再道乏去。」施生道：「有甚要緊，只管放心，俱在我的身上。」說罷，趕上鄭申，搭扶着鄭申一同去了。真是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千不合，萬不合，施生不應當送鄭申。只顧覷面應了李存，後來便脫不了干係。且說鄭申見施生趕來，說道：「相公你幹你的去，我是不相干的。」施生道：「那如何使得！我既受李夥計之托，焉有不送去之理呢？」鄭申道：「我告訴相公說，我雖醉了，心裏却明白，還帶着都記得。相公，你不是與人家抓藥呢嗎？請問病人等着喫藥，要緊不要緊？你只顧送我，你想想那個病人受得受不得？這是一再者我家又不遠，常來常去是走慣了的。還有一說，我那一天不醉，天天要醉，天天得人送，那得用多少人呢？到咧！這不是連陞店嗎？相公，請你要不進店，我也不走了。正說間，忽見小二說道：「相公，你家小主管找你呢。」鄭申道：「巧咧，相公就請罷。」施生應允。鄭申道：「結咧！我也走咧。」施生進了店，問問錦箋，心內略覺好些。施生急忙煎了藥，服侍錦箋喫了，果然夜間見了點汗。到了次日，清爽好些。施生忙又托付店家請醫生去。錦箋道：「業已好了，還請醫生做什麼？那有這些錢呢？」施生悄悄告訴他道：「你放心，不用發愁，又有了銀兩了。」便將李存贈銀說了一遍。錦箋方不言。

語不多時，醫生來看脈開方道：不妨事了。再服兩帖，也就好了。施生方纔放心，仍然按方抓藥，給錦箋喫了，果然見好。過了兩日，忽見店家帶了兩個公人進來，道：這位就是施相公。兩個公人道：施相公，我們奉太爺之命，特來請相公說話。施生道：你們太爺請我做甚麼呢？公人道：我們知道嗎？相公到了那裏，就知道了。施生還要說話，只見公人嘩唧一聲，掏出索來，擺上了施生，拉着就走了。把個錦箋只嚇的抖衣而戰。細想相公爲着何事，竟被官人拿去，說不得只好扎掙起來，到縣打聽打聽。原來鄭申之妻王氏因丈夫兩日並未回家，遣人去到李存家內探問。李存說：自那日集上散了，鄭申拿了二百兩銀子已然回去了。王氏聽了，不勝駭異，連忙親自到了李存家，面問明白。現今人銀皆無，事有可疑。他便寫了一張狀子，此處攸縣所管，就在縣內擊鼓鳴冤。說李存圖財害命，不知把我丈夫置於何地？縣官卽把李存拿在衙內，細細追問。李存方說出原是鄭申喝醉了，他煩施相公送了去了。因此派役前來將施生拿去。到了衙內，縣官方九成立刻陞堂，把施生帶上來一看，却是個懦弱書生，不像害人的形景。便問道：李存曾煩你送鄭申麼？施生道：是。因鄭申醉了，李存不放心，煩我送他。我却沒送。方令道：他既煩你送去，你爲何又不送呢？施生道：皆因鄭申攔阻再三，他說他醉也是常醉，路

也是常走斷斷不叫送；因此我就回了店了。方令道：鄭申拿的是什麼？施生道：有個大襟襖，肩頭搭着，裏面不知是什麼。李存見他醉了，曾說道：你這銀襟襖要緊。鄭申還說：怕什麼，就是這一頭二百兩銀子算了事了。其實並沒有見襟襖內是什麼。方令見施生說話誠實，問什麼說什麼，毫無狡展推諉，不肯加刑，吩咐寄監，再行聽審。衆衙役散去。錦箋上前問道：拿我們相公爲什麼事？衙役見他是個帶病的小孩子，誰有工夫與他細講，止於回答道：爲他圖財害命。錦箋嚇了一跳，又問道：如今怎麼樣呢？衙役道：好嘍，呵，怎麼樣呢。如今寄了監了。錦箋聽了寄監，以爲斷無生理，急急跑回店內，大哭了一場。仔細想來，必是縣官斷事不明。前次我聽見店東說，長沙新陞來一位太守，甚是清廉，斷事如神，我何不去到那裏給他鳴冤呢。想罷，看了看又無可典當的，只得空身出了店，一直竟奔長沙。不料自己病體初愈，無力行走，又兼缺少盤費，偏偏的又遇了大風，因此進退兩難。一時越想越窄，要在墳塋上吊，可巧遇見了蔣平，贈了他銀兩錠。真是錢爲人之膽，他有了銀子，立刻精神百倍，好容易趕赴長沙，寫了一張狀子，便告到邵老爺臺下。邵老爺見呈子上面有施俊的姓名，而且敘事明白清順，立刻陞堂，將錦箋帶上來細問，果是盟弟施喬之子。又問：此狀是何人所寫？錦箋回道：是自己寫。

的邵老爺命他背了一遍，一字不差，暗暗歡喜，便准了此狀，即刻行文到攸縣，將全案調來。就過了一堂，與原供相符。縣宰方公隨後乘馬來到稟見邵老爺，面問貴縣審的如何？方九成道：卑職因見施俊不是行凶之人，不肯加刑，暫且寄監。邵太守道：貴縣此案當如何辦理呢？方公道：卑職意欲到翠芳塘查看查看，回來再爲稟覆。邵老爺點頭道：如此甚好。卽派差役伴作跟隨方公到攸縣，來至翠芳塘，傳喚地方方令先看了一切地勢，見南面是山，東面是道，西面有人家，便問有幾家人家？地方道：八家。方公道：鄭申住在那裏？地方道：就是西頭那一家。方公指着蘆葦道：這北面就是翠芳塘了。地方道：正是。方公忽見蘆葦深處烏鴉飛起，復落下去。方公沉吟良久，吩咐地方下蘆葦去。看來地方拉了鞋襪，進了蘆葦，不多時出來，稟道：蘆葦塘之內有一尸首，小人一人弄他不動。方公又派差役下去二名，一同拉上來，叫伴作相驗。伴作回道：尸首係死後入水，脖項有手扣的傷痕。縣宰卽傳鄭王氏廝認，果是他丈夫鄭申。方公暗道：此事須當如此吩咐地方，將那七家主人不准推諉，即刻同赴長沙候審。方公先就乘馬到府，將鄭申尸首稟明，並將七家鄰舍帶來，俱各回了。邵太守道：貴縣且請歇息，候七家到齊，我自去道理。邵老爺將此事揣度一番，忽然計上心來。這一日七家到齊，邵老爺陞堂。



入座。方公將七家人名單呈上。邵老爺叫帶上來。不准亂跪。一溜排開，按着名單跪下。邵老爺從頭一個看起，挨次看完，點了點頭，道：「這就是了。」怨得他說，果然不差。便對衆人道：「你們就在翠芳塘居住麼？」衆人道：「是。」邵老爺道：「昨夜有冤魂告到本府案下，名姓已然說明。今既有單在此，本府只用硃筆一點，便是此人說罷，提起硃筆，將手高揚，往下一落，虛點一筆，道：就是他，再無疑了。無罪的只管去，有罪的仍然跪着。衆人俱各起去。獨有西邊一人，起來復又跪下，自己犯疑，神色倉皇。邵老爺將驚堂木一拍，道：吳玉，你既害了鄭申，還想逃脫麼？本府縱然寬你，那冤魂斷然不放你的。快些據實招上來！左右齊聲喝道：快招！快招！不知吳玉招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七回 長沙府施俊納丫鬢 黑狼山金輝逢盜寇

話說邵老爺當堂叫吳玉據實招上來。吳玉道：「小小人沒有招招的。」邵老爺吩咐：「拉下去打。」左右吶了一聲喊，將吳玉拖翻在地，竹板高揚，打了十數板。吳玉嚷道：「我招吓！我招！左右放他起來，道：快說！快說！吳玉道：小人原無生理，以賭爲事，偏偏的時運不好，屢賭屢輸，不用說別的，拿着打十湖說罷。我圓湖會抓過張子，滿不了，倒中了別人碰漂湖。擲骰子明明坐住了三么兩六，那一個骰子亂轉。我趕着叫六，可巧來了個六，却

把么碰了個二，倒成個黑鼻子了。總說罷，東幹東不着，西幹西不着，要賤堆了門，小人白日不敢出門來。那日天色將晚，小人剛然出來，就瞧見鄭申幌裏幌蕩由東而來。我就追上前去，見他肩頭扛着個搭襖，裏面鼓鼓囊囊的。小人就合他借貸，誰知鄭申不是個酒後開包的。他饒不借，還罵小人。小人一時氣忿，將他儘力一推。撲哧咕咚就栽倒了。一個人栽倒了怎麼兩聲兒呢？敢則鄭申喝成酒泡兒了，栽在地下，撲哧的一聲。倒是那大搭襖摔在地下，咕咚的一聲。小人聽的聲音很是沉重，知道裏面必是財資。我就一屁股坐在鄭申胸脯之上。鄭申纔待要嚷，我將兩手向他咽喉一扣，使勁在地下一按。不大的工夫，鄭申就不動了。小人把他拉入葦塘深處，以爲此財是發定了，再也無人知曉。不想冤魂告到老爺臺前。回老爺，鄭申醉魔咕咚的說的全是醉話，聽不的呢。小人冤枉吓邵老爺問道：你將銀搭襖放在何處？吳玉道：那是二百兩銀子。小人將搭襖埋好，埋在缸後頭了，分文沒動。邵老爺命吳玉畫了招帶下去。卽請縣宰方公將招供給給他看了。叫方公派人將贓銀起來，果然未動。卽叫尸親鄭王氏收領。李存與翠芳塘住的衆街坊釋放回家。獨有施生留在本府。吳玉定了秋後處決，派役押赴縣內收監。方公一一領命，卽刻稟辭，回本縣去了。邵老爺退堂，來至書房，將錦箋喚進來，

問道：錦箋，你在施宅是世僕吓，還是新去的呢？錦箋道：小人自幼就在施老爺家。我們相公念書，就是小人伴讀。邵老爺道：既如此，你家老爺相知朋友有幾位，你可知道麼？錦箋道：小人老爺有兩位盟兄，是知己莫逆的朋友。邵老爺道：是那兩位？錦箋道：一位是做過兵部尚書的金輝金老爺，一位是現任太守邵邦傑邵老爺。傍邊書童將錦箋衣襟一拉，悄悄道：太老爺的官諱，你如何渾說？錦箋連忙跪倒。小人實實不知，求太老爺饒恕。邵老爺哈哈大笑道：老夫便是新調長沙太守的邵邦傑。金老爺如今已陞了襄陽太守。錦箋復又磕頭。邵老爺吩咐起來：本府原是問你，豈又怪你，即叫書童拿了衣巾，同錦箋到外面與施俊更換。錦箋悄悄告訴施俊，說這位太守就是邵老爺。方纔小人已聽邵老爺說，金老爺也陞了襄陽府太守了。相公如若見了邵老爺，不必提與金老爺嘔氣一事，省得彼此疑忌。施生道：我提那些做什麼，你只管放心。就隨了書童，來至書房。錦箋跟隨在後。施生見了邵公，上前行禮參見。邵公站起相攬。施生又謝爲案件多蒙庇佑。邵公吩咐看座，施生告座。邵公便問已往情由。施生從頭述了一遍。說至與金公嘔氣一節，改說因金公赴任不便在那裏，因此小姪就要回家，不想行至攸縣，我主僕便病了，生出這節事來。邵公點了點頭，說話間，飯已擺妥。邵公讓施生用飯，施

生不便推辭。飲酒之間，邵公盤詰施生學問，甚是淵博，滿心歡喜。就將施生留在衙門居住，無事就在書房談講。因提起親事一節，施生言家父與金老伯提過，因彼此年幼，尙未納聘。此說暗暗與佳蕙之言相符。邵公聽了大樂，便將路上救了牡丹的話一一說了。如今有老夫作主，一個盟兄之女，一個盟弟之子，可巧姪男姪女皆在老夫這裏，正好成其美事。施俊到了此時，也就難以推辭。邵公大高其興，來到後面與夫人商量，叫夫人辦理牡丹的內務，算是女家那邊；邵公辦理施生的外事，算是男家那邊的。夫人也自歡喜，連三位小姐也替假小姐忙個不了。惟有佳蕙暗暗傷感，到了無人時想起小姐溺水之苦，不由的淚流滿面。夫人等以爲他父母不在跟前，他傷心也是情理當然，倒可憐他，勸慰了多少言語，並囑咐三位小姐不准要笑打趣他。到了佳期已近，本府閣署官員，皆知太守有此義舉，無不欽敬，俱各備了禮來賀喜。邵公難以推辭，只得斟酌收禮，當受的受，當璧的璧。是日却大排筵宴，請衆官員喫喜酒，熱鬧非常。把個施生打扮的花團錦簇。衆官員見了，無不稱讚。就在衙門的東跨所做了新房。到了吉時，將二人雙雙送了過去，成就百年之好。諸事已畢之後，邵老爺親筆寫了兩封書信，差兩人送信：一名丁雄，送金公之信；一名呂慶，送施老爺之信，務必觀面投遞。二人分

投送信去了。這日施生正在書房看書，叫錦箋去後面取東西。錦箋來至後面，心中暗道：自那日隨着衆人磕頭道喜，我却沒瞧見新奶奶什麼模樣。今日倒要留神瞧瞧。誰知丫鬟正給新娘子烹茶去了。錦箋喚了一聲無人，他便來在院內。可巧佳蕙却在廊下用扇兒鬪鸚鵡呢，猛見了錦箋，他把扇子一遮，連忙要轉回屋內。那知錦箋眼快，早認出是佳蕙來，暗道：好吓！敢則是他吓。見了我，竟把扇子算個小圍幪，他如今有了官誥了。便高聲說了一個佳字。新娘已將扇子撒下，連連擺手道：兄弟不要高聲！錦箋便問：你如何來到這裏？佳蕙便將做事不密叫老爺知道了，如何逼勒小姐自盡，如何奶母定計上唐縣，如何遇了賊船生生的把個小姐投水死了，自己如何被邵老爺搭救，就冒了小姐之名說了一遍。如今鬧的事已做成，求兄弟千萬不要洩漏。只要你暗暗打聽，儻或小姐投水未死，作姐姐的必要成全他二人之事，決不負主僕的情腸。我如今雖居此位，心實不安，也不過虛左以待之意。錦箋見他如此，笑道：言雖如此，如今名分攸關，況且與你磕頭見禮，你就腆然受之，未免太過。佳蕙道：事已如此，叫我無可如何。再者，你是兄弟，我是姐姐，難道受不起你一拜麼？你若不依，我再給你拜上兩拜。就福了兩福，錦箋再也沒的說了。又見丫鬟烹茶而來，佳蕙連忙進屋內去了。錦箋向丫

襲要了東西，回到書房，見了施生，他却一字不提。從此知道新娘是假小姐，他就暗暗訪查真小姐的下落。且說丁雄與金公送信，從水面迎來，已見有官船預備。問時，果是迎接襄陽太守的。丁雄打聽了打聽，說金太守由枯梅嶺起旱而來。他便棄舟乘馬，急急趕至枯梅嶺。先見有駝轎行李過去，知是金太守的家眷。後面方是太守乘馬而來。丁雄下馬，搶步上前請安，稟道：小人丁雄奉家主邵老爺之命，前來投書說罷，將書信高高舉起。金太守將馬拉住，問了邵老爺起居。丁雄站起，一一答畢，將書信遞過。金太守伸手接書，却問道：你家太太好？小姐們可好？丁雄一一回答。金公道：管家乘上馬罷。俟我到驛，再答回信。丁雄退後，一抖絲韁上了馬，就在金公後面跟隨。見了金福祿等，彼此道辛苦，套叙言語，俱不必細表。且說金公因是邵老爺的書信，非比尋常，就在馬上拆看。見前面無非請安想念話頭。看到後面，有施俊與牡丹完婚一節，心中一時好生不樂，暗道：邵賢弟做事荒唐！兒女大事如何硬作主張？倒遂了施俊那畜生的私欲。此事太欠斟酌，却又無可如何，將書信摺疊摺疊，揣在懷內。丁雄雖在後面跟隨，却留神瞧，以爲金公見了書信，必有話面問。誰知金公不但不問，反覺得有些不樂的光景。丁雄暗暗納悶。正走之間，離赤石崖不遠，見無數的嘍囉排開，當中有個黃面金睛，濃

眉凹臉，領下滿部繞絲的黃鬚，無怪綽號金面神。坐下騎着一匹黃驃馬，手中拿着兩根狼牙棒，雄糾糾，氣昂昂，在那裏等候。金公早已看見，不知山賊是何主意。猛見丁雄伏身撒馬過去。話語不多，山賊將棒一舉，連幌兩幌，上來了一羣嘍囉，鷹拿燕雀，將丁雄拖翻，下馬捆了。金公一見，暗說不好！纔待撥轉馬頭，只見山賊忽喇喇馬跑過來，一聲咤叱道：俺藍驍特來請太守上山叙話。說罷，將棒往後一擺，嘍囉蜂擁上前，拉住金公坐下。嚼環，不容分說，竟奔山中去了。金福祿等見了，誰敢上前，忽的一聲，大家沒命的好跑。且說藍驍邀截了金公，正然回山，只見葛瑤明飛馬近前來稟道：啟大王，小人奉命劫掠駝驕，已然到手。不想山凹躡出一隻白狼，後面有三人追趕，却是臥虎溝的沙員外，帶領孟傑焦赤三人見小人劫掠駝驕，心中大怒，急急上前，將嘍囉趕散，仍將駝驕奪去，押赴莊中去了。藍驍聽了大怒道：沙龍欺吾太甚！吩咐葛瑤明押解金公上山，安置妥協，急急帶嘍囉前來接應。葛瑤明領命，只帶數名嘍囉，押解金公丁雄上山。其餘俱隨藍驍來至赤石崖下。早見沙龍與孟傑二人迎將上來。藍驍道：沙員外，俺待你不薄，你如何管俺的閑事？沙龍道：非是俺管你的閑事，只因聽見駝驕內哭的慘切，母子登時全要自盡，俺豈有不救死之理？藍驍道：員外不知，俺與金太守素有仇隙，知

他從此經過，特特前來邀截。方纔已然擒獲上山。忽聽葛瑤明說，員外將他家眷搶奪回莊，不知是何主意。沙龍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金太守乃國家四品黃堂，你如何擅敢邀截？再者，你與太守有仇，却與他家眷何干？依俺說，莫若你將太守放下山來，交付與俺。俺與你在太守跟前說個分上，置而不理，免得你喫罪不起。藍驍聽了一聲怪叫：『噯！好沙龍！你真欺俺太甚！俺如今合你誓不兩立。說罷，催馬掄棒打來。沙龍扯開架式抵敵，孟傑幫助相攻。藍驍見沙龍二人步下躡躍，英勇非常。他便使個暗令，將棒往後一擺，衆嘍囉圍裹上來。沙龍毫不介意，孟傑漠不關心，一個東指西殺，一個南擊北搥。二人殺殺多時，誰知嘍囉益發多了，筐籠圈將沙龍孟傑困在當中。二人漸漸的覺得乏了。原來葛瑤明將金公解入山中，招呼衆多嘍囉下山。他却指撥嘍囉層層疊疊的圍裹，所以人益發多了。正在分派，只見那邊來了個女子，仔細打量，却是前次打野雞的。他一見了，邪念陡起，一催馬迎將上來，道：『嬌娘，往那裏走？這句話剛說完，只聽弓弦響處，這邊葛瑤明眼睛內咕唧的一聲，一個鐵丸打入眼眶之內，生生把個眼珠兒擠出。葛瑤明噯啣的一聲，栽下馬來。原來焦赤押解駝轎到莊，叫鳳仙秋葵迎接進去，告訴明白，說藍驍現領嘍囉在山中截戰。鳳仙姊妹聽了，甚不放心，就托張媽媽在



裏頭照料。他們隨焦赤前來救應沙龍。在路上言明，焦赤從東殺進，鳳仙姊妹從西殺進。不料剛然上山，就被葛瑤明看見，伸馬迎來。秋葵眼快嘴急，叫聲姐姐，前日搶野鷄的那廝又來了。鳳仙道：妹妹不要忙，待我打發他。前次手下留情，打在他眉攢中間，是個二龍戲珠。如今這廝又來，可要給他個喚虎出洞了。列位白想想，葛瑤明眉目之間，有多大的地方，攔的住鬧個龍虎鬪麼？這也是他貪淫好色之報，從馬上栽了下來，秋葵趕上將鐵棒一揚，只聽拍的一聲，葛瑤明登時了賬，琉璃珠兒砸碎了。未知他姐妹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八回 沙龍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運籌弟兄奮勇

且說鳳仙秋葵從西殺來，只見秋葵掄開鐵棒，兵兵梆梆一陣亂響，打的嘍囉四分五落。鳳仙拽開彈弓連珠打出，打的嘍囉東躲西藏。忽又聽東邊吶喊，却是焦赤殺來，手托鋼叉，連嚷帶罵。裏面沙龍孟傑見嘍囉一時亂散，他二人奮勇往外沖突，裏外夾攻，嘍囉如何抵擋得住，往左右一分，讓開一條大路。却好鳳仙秋葵接住沙龍，焦赤却也趕到，彼此相見。沙龍道：鳳仙，你姐妹到此做甚？秋葵道：聞得爹爹被山賊截戰，我二人特來幫助。沙龍纔要說話，只聽山崗上咕嚕嚕鼓聲如雷，所有山口外噹噹鑼聲振

耳；又聽人聲吶喊，拿吓！別放走了沙龍吓！大王說咧！不准放冷箭吓！務要生擒吓！姓沙的，你可跑不了吓！各處俱有埋伏吓！快些早些投降沙龍等聽了，不由的駭目驚心。你道如何？原來藍驍暗令嘍囉圍困沙龍，只要誘敵，不准交鋒，心想把他奈何乏了，一鼓而擒之，將他制伏，作爲自己的膀臂，故此他在高山崗上瞭望。見沙龍二人有些乏了，滿心歡喜。惟恐有失，又叫嘍囉上山，調四哨頭領按山口埋伏。如聽鼓聲，四面鑼聲齊鳴，一齊吶喊，驚嚇於他。那時再爲勸說，斷無不歸降之理。猛又見東西一陣披靡，嘍囉往左右一分，已知是沙龍的接應。他便擂起鼓來，果然各山口響應，吶喊揚威，聲聲要拿沙龍。他在高崗之上揮動令旗，沙龍投東，他便指東；沙龍投西，他便指西。沙龍父女孟焦二人跑數多時，不是石如驟雨，就是箭似飛蝗，毫無一個對手廝殺之人。跑來跑去，並無出路。只得五人團聚一處，歇息商酌。且不言沙龍等被困，再說臥虎莊上自焦赤押了駝轎進莊，所有漁獵衆家的妻女皆知救了官兒娘子來，誰不要瞧瞧官兒娘子是甚麼模樣，全當做希罕見一般。你來我去，只管頻頻往來，却不敢上前，止於偷偷摸摸，扒扒牕戶，或又掀掀簾子。及到人家瞧見他，他又將身一撤，直似偷油喫的耗子一般。倒是張立之妻李氏受了鳳仙之託，極力的張羅，却又一人張羅不過來，應酬

了何夫人，又應酬小相公金章，額外還要應酬丫鬟僕婦，覺得累的很。出來便向衆婦人道：衆位大媽嬌子，你們與其在這裏張的望的，怎的不進去看看呢？陪着說說話兒，我也有個替換兒。衆人也不答言，也有擺手兒的，也有搖頭兒的，又有扭扭捏捏躲了的，又有咕咕咕笑了的。李氏見了這番光景，賭氣子轉身進了角門。原來角門以內，就是跨所。當初鳳仙秋葵曾說過，如若房屋蓋成，也不准張家姐姐搬出；故此張立夫婦帶同牡丹仍在跨所居住。李氏見了牡丹道：女兒，今有員外救了官兒娘子前來。媽媽一人張羅不過來，別人都不敢上前。女兒敢去也不敢呀？你若敢去，媽媽將你帶過去，咱娘兒兩個也有個替換。你不願意，就罷。牡丹道：母親，這有什麼呢？孩兒就過去。李氏歡喜道：還是女兒大方。你把那頭兒抿抿，把大褂子罩上。我這裏烹茶，你就端過去。牡丹果然將頭兒整理整理，換衣繫裙。不多時，李氏將茶烹好，用茶盤托來，遞與牡丹。見牡丹抿的頭兒光光油油的，襯着臉兒紅紅白白的，穿着件翠森森的衫兒，繫着條青簇簇的裙兒，真是嬌嬌娜娜，嫵嫵婷婷。雖是布裙荆釵，勝過珠圍翠繞。李氏看了，樂的他眉花眼笑，隨着出了角門。衆婦女見了，一個個低言悄語，接耳交頭。這個道：大娘子，你看喲。張奶奶又顯擺他閨女呢。那個道：二娘兒，你聽罷。看他見了官兒娘子說些

嗎耶，咱門也學些見識。說話間，李氏上前將簾掀起。牡丹端定茶盤，輕移蓮步，至屋內慢閃秋波一看，覺得肝連膽一陣心酸。忽聽小金章說道：「嚶啣！你不是我牡丹姐姐麼？想煞兄弟了！跑過來，抱膝跪倒。」牡丹到了此時，手顫腕軟，嚙啣茶杯落地，將金章抱住，癱軟在地。何氏夫人早已向前攙住牡丹，兒一聲，肉一聲，叫了半日，哇的一聲，方哭出來了。真是悲從中心出，慢說他三人淚流滿面，連僕婦丫鬟無不拭淚，在傍勸慰。窗外的田婦村姑不知爲着何事，俱各納悶。獨有李氏張媽，愣愣的勸，又不是，好容易將他母女三人攙起。何氏夫人一手拉住牡丹，一手拉住了金章，哀哀切切的，一同坐了。方問與奶公奶母赴唐縣如何到此。牡丹哭訴，遇難情由。剛說至張公夫婦撈救，猛聽的李氏放聲哭道：「嚶啣！可坑了我！他這一哭，比方纔他母女姐弟相識，猶覺慘切。他想：沒有兒女的怎生這樣的苦法，索性沒有也倒罷了。好容易認着一個，如今又被本家認去，這以後可怎麼好？越想越哭，越哭越痛。咧着瓢大的嘴，扯着喇叭似的嗓子，好一場大哭。何氏夫人感念他救女兒之情，將他攙過來，一同坐了，勸慰多時。牡丹又說：媽媽只管放心，決不辜負厚恩。李氏方住了聲。金章見他姐姐穿的是粗布衣服，立刻魔着何氏夫人要他姐姐的衣服。一句話提醒了李氏，卽到跨所取衣服，見張立拿

茶葉要上外邊去。李氏道：大哥那是給人家的女兒預備茶葉，你如何拿出去？張立道：外面來了多少二爺們，連杯茶也沒有。說不得只好將這茶葉拿出，你如何又說人家女兒的話呢？李氏便將方纔母女相認的話說了。張立聽了也無可如何，且先到外面。張羅張立來至廳房，衆僕役等見了道謝。張立急忙烹茶，忽見莊客進來，說道：你等衆位在此廳上坐不得了，且至西廂房喫茶罷。我們員外三位至厚的朋友到了。衆僕役聽了，俱各出來躲避。只見外面進來了三人，却是歐陽春、智化、丁兆憲。原來他三人到了襄陽，探聽明白，趙爵立了盟書，恐有人盜取，關係非淺，因此蓋了一座冲霄樓，將此書懸於梁間，下面設了八卦銅網陣，處處設了消息，時時有人看守。原打算進去探訪一番。後來聽說聖上欽派顏大人巡按襄陽，又是白玉堂隨任供職，大家計議，莫若仍回臥虎溝與沙龍說明，同去輔佐巡按，幫助玉堂，又爲國家，又盡朋情，豈不兩全其美？因此急急趕回來了。來至莊中，不見沙龍，智化連忙問道：員外那裏去了？張立說：救了太守的家眷，藍驍却戰赤石崖，不但員外與孟焦二位去了，連兩位小姐也去了，打算救應，至今未回。智化聽了，說道：不好！此事必有舛錯，不可遲疑。歐陽兄與丁賢弟務要辛苦辛苦。丁二爺道：叫我們上何方去呢？智化道：就解赤石崖之圍。丁二爺道：我與歐

陽兄都不認得，如何是好？張立道：無妨，現有史雲，他却認得。丁二爺道：如此，快喚他來。張立去不多時，只見來了七人，聽說要上赤石崖，同史雲全要去的。智化道：很好，你等隨了二位去罷。不許逞強好勇，只聽吩咐就是了。歐陽兄專要擒獲藍驍，丁賢弟保護沙兄父女。我在莊中防備賊人分兵搶奪家屬。北俠與丁二官人急急帶領史雲七人，直奔赤石崖去了。這裏智化叫張立進內安慰衆女眷人等，不必驚怕，惟恐有着急欲尋自盡等情，又吩咐衆莊客前後左右，探聽防守。儻有賊寇來時，不要聲張，暗暗報我知道，我自自有道理。登時把個臥虎莊主張的井井有條。可見他料事如神，機謀嚴密。且說北俠等來至赤石崖的西山口，見有許多嘍囉把守。這北俠招呼衆人道：守汛嘍囉聽真。俺歐陽春前來解圍，快快報與你家山主知道。西山口的頭領不敢怠慢，連忙報與藍驍。藍驍問道：來有多少人？頭領道：來了二人，帶領莊丁七人。藍驍暗道：共有九人，不打緊，好便好；如不好時，連他等也困在山內，索性一網打盡。想罷，傳於頭領，叫把他等放進山口。早見沙龍等正在那裏歇息，彼此相見，不及叙話。北俠道：俺見藍驍去。丁賢弟小心！說罷，帶了七人，奔至山崗。藍驍迎了下來，問道：來者何人？北俠道：俺歐陽春特來請問山主。今日此舉是爲金太守吓？還是爲沙員外呢？藍驍道：俺原是爲擒拿

太守金輝，却不與沙員外相干。誰知沙員外從我們頭領手內將金輝的家眷搶去不算，額外還要合我要金輝。這不是沙員外欺我太甚麼？所以將他困住，務要他歸附方罷。北俠笑道：沙員外何等之人，如何肯歸附於你？再者你無故的截了皇家的四品黃堂，這不成了反叛了麼？藍驍聽了大怒道：歐陽春，你今此來，端的爲何？北俠道：俺今特來拿你。說罷，掄開七寶刀，照腿砍來。藍驍急將鐵棒一迎。北俠將手往外一削，噌的一聲，將鐵棒狼牙削去。藍驍暗說：不好！又將左手鐵棒打來。北俠儘力往外一磕，又往外一削。迎的力猛，藍驍覺的從手內奪的一般，嗖的一聲，連磕帶削，棒已飛出數步以外。藍驍身形幌了兩幌。北俠趕步，縱身上了藍驍的馬後，一伸左手攥住他的皮鞮帶，將他往上一提，藍驍已離鞍心。北俠將身一轉，連背帶抗，往地下一跳，右肘把馬跨一搗，那馬呱的一聲，往前一躡。北俠提着藍驍，一鬆手，咕咚一聲，栽倒塵埃。史雲等連忙上前擒住，登時捆縛起來。此一段北俠擒藍驍，迥與他人不同，交手別致，迎逢各異。至於擒法更覺新奇。雖則是失了征戰的規矩，却正是俠客的行藏，一味的巧妙靈活，決不是鹵莽滅裂，好勇鬪狠那一番的行爲。且說丁兆蕙等早望見高崗之上動手，趁他不能揮動令旗，失却眼目，大家奮勇殺奔西山口來。頭領率領嘍囉如何抵當的住一羣

猛虎，吵發了一聲喊，各自逃出去了。丁兆蕙獨自一人拿刀把住山口。先着鳳仙秋葵回莊，然後沙龍與兆蕙復又來到高崗。此時北俠已追問藍驍。金太守在於何處，藍驍只得說出已解山中，即着嘍囉將金輝丁雄放下山來。北俠就着史雲帶同金太守先行回莊。至西山口，叫孟焦二人也來押解藍驍上山，勦滅巢穴去了。要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見牡丹金輝深後悔 提艾虎焦赤踐前言

且說史雲引着金輝丁雄來到莊中，莊丁報與智化。智化同張立迎到大廳之上。金太守並不問妻子下落如何，惟有致謝搭救自己之恩。智化却先言夫人公子無恙，使太守放心。略略喫茶，歇息歇息，即着張立引太守來到後面，見了夫人公子。此時鳳仙姊妹已知母女相認，正在慶賀。忽聽太守進來，便同牡丹上跨所去了。這些田婦村姑，誰不要瞧瞧大老爺的威嚴。不多時，見張立帶進一位戴紗帽的，翅兒缺少一個，穿着紅袍，襟子搭拉半邊，玉帶繫腰，因揪折鬧的裏出外進，皂靴裹足，不合脚弄的底綻幫垂，一部蒼髯，揉得上頭扎煞，下頭捲滿面塵垢，抹的左邊漆黑右邊黃。初見時只當做走會的槓箱官，細瞧來方知是新陞的金太守。衆婦女見了這狼狽的形狀，一個個握着



嘴兒嘻笑。夫人公子迎出屋來，見了這般光景，好不傷慘。金章上前請安。金公拉起，攜手來至屋內。金公略述山主邀截的情由。何氏又說恩公搭救的備細。夫妻二人又是嗟歎，又是感激。忽聽金章道：「爹爹如今却有喜中之喜了。」太守問道：「此話怎講？」何氏安人便將母女相認的事說出。太守詫異道：「豈有此理？難道有兩個牡丹不成？」說罷，從懷中將邵老爺書信拿出，遞給夫人看了。何氏道：「其中另有別情。當初女兒不肯離却閨閣，是乳母定計將佳蕙扮做女兒，改了丫鬢，不想遇了賊船，女兒赴水傾生，多虧了張公夫婦撈救，認爲義女。老爺不信，請看那兩件衣服，方纔張媽媽拿來，是當初女兒投水穿的。」金公拿起一看，果是兩件丫鬢服色，暗暗忖度道：「如此看來，牡丹不但清潔，而且。有智，竟能保金門的臉面，實屬難得。」再一轉想：「當初手帕金魚原從巧娘手內得來，焉知不是那賤人作弄的呢？」就是書箱翻出玉釵，我看施生也並不懼怕，仍然一團傲氣。仔細想來，其中必有情弊。是我一時着了氣惱，不辨青紅皂白，竟把他二人委屈了。再想起逼勒牡丹自盡一節，未免太狠，心中愧悔難禁。便問何氏道：「女兒今在那裏？」何氏道：「方纔在這裏。聽說老爺來了，他就上他乾娘那邊去了。」金公道：「金章，你同丫鬢將你姐姐請來。」金章去後，何氏道：「據我想來，老爺不見女兒倒也罷了，惟恐見了時，老爺

又要生氣。金公知夫人話內有譏諷之意，也不答言，止於付之一笑。只見金章哭着回來道：我姐姐斷不來見爹爹，說惟恐爹爹見了又要生氣。金公哈哈笑道：有其母必有其女。無奈何，煩夫人同我走走如何？何氏見金公如此，只得叫張媽媽引路，老夫妻同進了角門，來到跨所之內。鳳仙姐妹知道太守必來，早已躲避。只見三間房屋兩明一暗，所有擺設頗頗的雅而不俗，這俱是鳳仙在這裏替牡丹調停的。張李氏將軟簾掀起，道：女兒，老爺親身看你。金公便進屋內，見牡丹面裏背外，一言不答。金公見女兒的梳妝打扮，居然的布裙荆釵，回想當初珠圍翠繞，不由的痛澈肺腑，道：牡丹我兒，是爲父的委屈了你了。皆由當初一時氣惱，不加思索，無怪女兒着惱。難道你還嗔怪爹爹不成？你母親也在此，快些見了罷。張媽媽見牡丹端然不動，連忙上前道：女兒，你乃明理之人，似此非禮，如何使得？老爺太太是你生身父母，尙且如此，若是我夫妻得罪了你，那時豈不更難乎爲情了麼？快些下來，叩拜老爺罷。此時牡丹已然淚流滿面，無奈下牀，雙膝跪倒，口尊爹爹，兒有一言告稟。孩兒不知犯了何罪，致令爹爹逼孩兒自盡。如今現爲皇家太守，儻若遇見孩兒之事，爹爹斷理不清，逼死女子是小事，豈不與德行有虧？孩兒無知頂撞，望乞爹爹寬宥。金公聽了，羞的面紅過耳，只得陪笑，將牡丹攙

起道：我兒說的是。以後爹爹諸事細心了。以前之事全是爹爹不是，再休提起了。又向何氏道：夫人，快些與女兒將衣服換了。我到前面致謝致謝恩公去。說罷，抽身就走。張立仍然引至大廳。智化對金公道：方纔主管帶領衆役們來央求於我，惟恐大人見責，望乞大人容諒。金公道：非是他等無能，皆因山賊凶惡，老夫怪他們則甚。智化便將金福祿等喚來，與老爺磕頭。衆人又謝了智爺，智爺叫將太守衣服換來。只見莊丁進來報道：我家員外同衆位爺們到了。智化與張立迎到莊門。剛到廳前，見金公在那裏立等，見了衆人，連忙上前致謝。沙龍見了，便請太守與北俠進廳就座。智化問：勦滅巢穴如何？北俠道：我等押了藍驍入山，將輜重俱散與嘍囉，所有寨柵全行放火燒了。現時把藍驍押來，交在西院，叫衆人看守，特請太守老爺發落。太守道：多承衆位恩公的威力。既將賊首擒獲，下官也不敢擅專。俟到任所，即行具摺，連賊首押赴東京，交到開封府。包相爺那裏自有定見。智化道：既如此，這藍驍倒要嚴加防範，好好看守。將來是襄陽的硬證。復又道：弟等三人去而復返者，因聽見顏大人巡按襄陽，欽派白五弟隨任供職。弟等急急趕回來，原欲會同兄長齊赴襄陽，幫助五弟，共襄此事。如今既有要犯在此，說不得必須耽遲幾日工夫。沙兄長，歐陽兄，丁賢弟，大家俱各在莊，留神照料。藍

驍。惟恐襄陽王暗裏遣人來盜取，却是要緊的。就是太守赴任，路上也要仔細。若要小弟保護送同前往，一到任所，急急具摺。俟摺子到時，卽行將藍驍押赴開封。諸事已畢，再行趕到襄陽，庶乎於事有益。不知衆位兄長以爲何如？衆人齊聲道：好，就是如此。金公道：只是又要勞動恩公，下官心甚不安。說話間，酒筵設擺齊備，大家入座飲酒。只見張立悄悄與沙龍附耳。沙龍出席來至後面，見了鳳仙秋葵，將牡丹之事一一叙明。沙龍道：如何？我看那女子舉止端方，決不是村莊的氣度，果然不錯。秋葵道：如今牡丹姐姐不知還在咱們這裏居住，還是要隨任呢？沙龍道：自然是要隨任，跟了他父母去。豈有單單把他留在這裏之理呢？秋葵道：我看牡丹姐姐他不願意去。如今連衣服也不換，彷彿有什麼委屈似的，擦眼抹淚的。莫若爹爹問問太守，到底帶了他去不帶他去，早定個主意爲是。沙龍道：何必多此一問？那有他父母既認着了，不帶了去，還把女兒留在人家的道理？這都是你們貪戀難捨心生妄想之故。我不管你。牡丹小姐如若不換衣服，我惟你二人是問。少時我同太守還要進來看呢。說罷，轉身上廳去了。鳳仙聽了，低頭不語。惟有秋葵將嘴一咧，哇的一聲哭着奔到後面，見了牡丹，一把拉住道：哎！啣！姐姐吓，你可快走了！我們可怎麼好吓？說罷，放聲痛哭。牡丹也就陪哭起來了。衆人

不知爲着何故。隨後鳳仙也就來了，將此事說明，大家這纔放了心了。何氏夫人過來拉住秋葵道：「我的兒，你不要啼哭。你捨不得你的姐姐，那知我心裏還捨不得你呢。等着我們到了任所，急急遣人來接你。實對你說，我很愛你這實心眼兒，爲人憨厚。你若不憎嫌，我就認你爲乾女兒，你可願意麼？」秋葵聽了，登時止住淚，道：「這話果真麼？」何氏道：「有甚麼不真呢？」秋葵便立起身來，道：「如此，母親請上，待孩兒拜見說罷，立時拜下去。」何氏夫人連忙攙起鳳仙道：「牡丹姐姐，你不要哭了，如今有了傻妹子了。」牡丹嘆喏的一聲也笑了。鳳仙道：「妹子，你只顧了認母親，方纔我爹爹說的話，難道你就忘了麼？」秋葵道：「我何嘗忘了呢？」便對牡丹道：「姐姐，你將衣服換了罷。我爹爹說了，如若不換衣服，要不依我們倆呢。你若拿着我當親妹妹，你就換了；若你瞧不起我，你就不換。」張媽媽也來相勸鳳仙，便吩咐丫鬟道：「快拿你家小姐的簪環衣服來。」彼此攬掇，牡丹礙不過臉去，只得從新梳洗起來。鳳仙秋葵在兩邊，一邊一個觀狀。見丫鬟婦服侍的全有規矩款式，暗暗的羨慕。不多時，梳妝已畢，換了衣服，更覺鮮豔非常。牡丹又將簪珥贈了鳳仙姊妹許多，二人深謝了。且說沙龍來到廳上，復又執壺斟酒。剛然坐下，只見焦赤道：「沙大哥，今日歐陽兄智大哥俱在這裏，前次說的親事今日還不定規麼？」一句話

說的也有笑的，也有怪的。怪的因不知其中之事體，此話從何說起，笑的是笑他性急，粗莽之甚。沙龍道：焦賢弟，你忙甚麼？爲兒女之事，何必在此一時呢？焦赤道：非是俺性急。明日智大哥又要隨太守赴任，豈不又是耽擱呢？還是早些定規了。的是丁二爺道：衆位不知，焦二哥爲的是早些定了，他還等着喫喜酒呢。焦赤道：俺單等喫喜酒，這裏現放着酒來，來，來，咱們且喫一杯說罷，端起來一飲而盡。大家歡笑快飲，酒飯已畢，金公便要了筆硯來，給邵邦傑細細寫了一信，連手帕並金魚玉釵俱各封固停當，覷面交與丁雄，叫他回去，就托邵邦傑將此事細細訪查明白。賞了丁雄二十兩銀子，卽刻起身，趕赴長沙去了。沙龍此時已到後面，秋葵將何氏夫人認爲乾女兒之事說了，又將牡丹小姐已然換了衣服，還要請太守與爹爹一同拜見。沙龍便來到廳上，請了金公，來到後面。牡丹出來，先拜謝了沙龍。沙龍見牡丹花團錦簇，真不愧千金的態度，滿心歡喜。牡丹又與金公見禮，金公連忙攙起。見牡丹依然是閨閣妝扮，雖然歡喜，未免有些悽慘。牡丹又帶了秋葵與義父見禮。金公連忙叫牡丹攙扶。沙龍也就叫鳳仙見了。金公又致謝沙龍小女在此打攪，多蒙兄長與二位姪女照拂。沙龍連說不敢。他等只管親的乾的，見父認女，傍邊把個張媽媽瞅的眼兒熟了，眼眶裏不由的流下淚來。

用絹帕左擦右擦。早被牡丹看見，便對金公道：「孩兒還有一事告稟。」金公道：「我兒有話，只管說來。」牡丹道：「孩兒性命多虧了乾爹乾娘搭救，纔有今日。而且老夫妻無男無女，孤苦隻身，求爹爹務必將他老夫妻帶到任上，孩兒也可以稍爲報答。」金公道：「正當如此，我兒放心，就叫他老夫妻收拾收拾，明日隨行便了。」張媽媽聽了，這纔破涕爲笑。沙龍又同金公來到廳上，見設筵豐盛，未免心甚不安。沙龍道：「今日此筵，可謂四喜俱備。大家坐了，待我說來。仍然太守首坐，其次北俠智公子、丁二官人、孟傑、焦赤，下首却是沙龍與張立。焦赤先道：『大哥快說。』四喜若說是了，有一喜俺喝一碗，如何？」沙龍道：「第一太守今日一家團聚，又認了小姐，這個喜如何？」焦赤道：「好！可喜可賀！俺喝這一碗。快說第二。」沙龍道：「這第二就是賢弟說的了。今日湊着歐陽兄、智賢弟在此，就把女兒大事定規了。從此咱三人便是親家了。一言爲定，所有納聘的禮節再說。」焦赤道：「好！吓這纔痛快呢。這二喜俺要喝兩碗，一碗陪歐陽兄、智大哥，一碗陪沙兄長。你三人也要換盅兒纔是。」說的大衆笑了。果然北俠智公子與沙員外彼此換盃。焦赤已然喝了兩碗。沙龍道：「三喜是明日太守榮任高陞，這就算饞行的酒席，如何？」焦赤道：「沙兄長會打算盤，一打兩副成也倒罷了，俺也喝一碗。」孟傑道：「這第四喜不知是甚麼？倒要聽聽。」沙龍道：

太守認了小女爲女，是乾親家，歐陽兄與智賢弟定了小女爲媳，是新親家，張老丈認了太守的小姐爲女，是乾親家。通盤算來，今日乃我們三門親家大會齊兒，難道算不得一喜麼？焦赤聽了，却不言語，也不飲酒。丁二爺道：「焦二哥，這碗酒爲何不喝？」焦赤道：「他們親家鬧他們的親家，管俺甚麼相干？這酒俺不喝。」丁二爺道：「焦二哥，你莫要打不開算盤。將來這裏的姪女兒過了門時，他們親家爹對親家爺，咱們還是親家叔叔呢。說的大家全笑了。彼此歡飲。飯畢之後，大家歇息。到了次日，金太守起身，智化隨任，獨有鳳仙、秋葵與牡丹三人痛哭，不忍分別。好容易方纔勸止。智化又諄諄囑咐，好生看守藍驍，俟摺子到時，卽行押解進京。北俠又提撥智化，一路小心。大家珍重，執手分別。上任的上任，回莊的回莊，俱各不表。要知後文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回 探形踪王府遣刺客 趕道路酒樓問書童

且說小俠艾虎自離了臥虎溝，要奔襄陽。他因在莊三日未曾飲酒，頭天就飲了個過量之酒，走了半天就住了。次日也是如此。到了第三日，猛然省悟道：「不好！若要如此，豈不又像上臥虎溝一樣麼？儻然再要悞事，那就不成事了。從今後酒要檢點纔好。自己勸了自己一番。因心裏惦着走路，偏偏的起得早了，不辨路徑，只顧往前進發。及至天



亮，遇見行人問時，誰知把路走錯了。理應往東，却岔到東北，有五六十里之遙。幸喜此人老成的，的確確告訴他，由何處到何鎮，再由何鎮到何堡，過了何堡幾里方是襄陽大路。艾虎聽了，躬身道謝，執手告別。自己暗道：這是怎麼說！起了個五更，趕了個晚集。這半夜的工夫白走了。仔細想來，全是前兩日貪酒之過。若不是那兩天醉了，何至有今日之忙，何至有如此之錯呢？可見酒之悞事不小。自己悔恨無及。那知他就在此一錯上，便把北俠等讓過去了；所以直到襄陽全未遇見。這日好容易到了襄陽，各處店寓詢問，俱各不知。他那知道北俠等三人再不住旅店，惟恐怕招人的疑忌，全是在野寺古廟存身。小俠尋找多時，心內煩躁，只得找個店寓住了。次日便在各處訪查，酒也不敢多喫了。到處聽人傳說，新陞來一位巡按大人姓顏，是包丞相的門生，爲人精明，辦事鯁直。儻若來時，大家可要把冤枉伸訴伸訴。又有悄悄低言講論的，他却聽不真切。他便暗暗生智，坐在那裏，彷彿磕睡，前仰後合，却是閉目合睛，側耳細聽，漸漸的聽在耳內。原來是講究如何是立盟書，如何是蓋冲霄樓，如何設銅網陣。一連探訪了三日，到處講究的全是這些，心內早得了些主意。因知銅網陣的利害不敢擅入，他却每日在襄陽王府左右暗暗窺覷，或在對過酒樓瞭望。這日正在酒樓之上飲酒，却眼巴

巴的瞧着對過，見府內往來行人出入，也不介意。忽然來了二人，乘着馬，到了府前下馬，將馬拴上樁上，進府去了。有頓飯的工夫，二人出來，各解偏韁，一人扳鞍上馬，一人剛纔認錯，只見跑出一人一點手，那人趕到跟前，附耳說了幾句，形色甚是倉皇。小俠見了，心中有些疑惑，連忙會鈔下樓，暗暗跟定二人，來至雙岔路口。只聽一人道：咱們定准在長沙府關外十里堡鎮上會齊請了，各自加上一鞭，往東西而去。他二人只顧在馬上交談，執手告別。早被艾虎一眼看出，暗道：敢則是他兩個呀！你道此二人是誰？原來俱是招賢館的舊相知。一個是陡起邪念的賽方朔方貂，自從在夾溝被北俠削了他的刀，他便脫逃，也不敢回招賢館，他却直奔襄陽，投在奸王府內。那一個是機謀百出的小諸葛沈仲元，只因捉拿馬強之時，他却妝病不肯出頭。後來見他等生心搶劫，不由的暗笑：這些沒天良之人，甚麼事都幹的出來。又聽見大家計議投奔襄陽，自己轉想：趙爵久懷異心，將來國法必不赦宥，就是這些烏合之衆，也不能成其大事。我何不將計就計，也上襄陽投在奸王府裏，看個動靜。儻有事關重大的，我在其中調停，暗暗給他破格，一來與朝廷出力報效，二來爲百姓剪惡除奸，豈不大妙。但凡俠客義士行止不同，若是沈仲元尤難，自己先擔個從奸助惡之名，而且在奸王面前還要隨

聲附和，逢迎獻媚，屈己從人。何以見他的俠義呢？殊不知他仗着自己聰明，智略過人。他把事體看透，猶如掌上觀文，彷彿逢場作戲。從遊戲中生，出俠義來，這纔是真正俠義。卽如南俠北俠雙俠，甚至小俠處處濟困扶危，誰不知是行俠尚義呢？這是明露的俠義，却倒容易。若沈仲元，決非他等可比。他却在暗中調停，毫不露一點聲色，隨機應變，譎詐多端。到了歸期，恰在俠義之中，豈不是個極難事麼？他的這一番慧心靈機，真不愧小諸葛三字。他這一次隨了方貂回來，却有一件重大之事。只因藍驍被人擒拿之後，將輜重分散囉囉。其中就有無賴之徒，惡心不改，急急趕赴襄陽，稟報奸王。奸王聽了，暗暗想道：事尙未舉，先折了一隻膀臂，這便如何是好？便來至集賢堂，與大眾商議。道：孤家原寫信一封與藍驍，叫他將金輝邀截上山，說他歸附。如不依從，卽行殺害。免得來至襄陽，又要費手。不想藍驍被北俠擒獲，事到如今，列位可有甚麼主意？其中却有明公，說道：縱然害了金輝，也不濟事。現今聖上欽派顏查散巡按襄陽，而且長沙又改調了邵邦傑。這些人皆有虎視眈眈之意。若欲加害，索性全然害了，方爲穩便。如今却有一計，害三賢的妙策。奸王聽了，滿心歡喜，問道：何爲一計，害三賢？請道其詳。這明公道：金輝必由長沙經過。長沙關外十里堡，是個迎接官員的去處。只要派個有本

領的去到那裏，夤夜之間，將金輝刺死。儻若成功，邵邦傑的太守也就作不牢了。金輝原是在他那裏住宿，既被人刺死了，焉有本地太守無罪之理？咱們把行刺之人深藏府內，却辦一套文書，迎着顏巡按呈遞。他做襄陽巡按，襄陽太守被人刺死了，他如何不管呢？既要管，又無處緝拿行刺之人。事要因循起來，聖上必要見怪，說他辦理不善。那時慢說他是包公的門生，就是包公也就難以迴護了。奸王聽畢，哈哈大笑道：妙極！妙極！就派方貂前往。傍邊早驚動了一個大明公沈仲元，見這明公道的得意揚揚，全不管行得行不得，不由的心中暗笑。惟恐萬一事成，豈不害一忠良。莫若我亦走走。因此上前說道：啟上千歲。此事重大，方貂一人惟恐不能成功，待微臣幫他同去如何？奸王更加歡喜。方貂道：爲日有限，必須乘馬，方不悞事。奸王道：你等去到孤家御廄中，自己揀選馬匹去。二人領命，就到御廄選了好馬，備辦停當。又到府內，見奸王稟辭。奸王囑咐了許多言語，二人告別出來。剛要上馬，奸王又派親隨之人出來，吩咐道：此去成功不成功，務要早早回來。二人答應，騎上馬，各要到下處收拾行李，所以來至雙岔口，言明會齊兒的所在。這纔分東西，各回下處去了。所以艾虎聽了個明白，看了個真切，急急回到店中，算還了房錢，直奔長沙關外十里堡而來。一路上酒也不喝，恨不得一

步邁到長沙。心內想着：他們是馬，我是步行，如何趕的過馬去呢？又轉想道：他二人分東西而走，必然要帶行李，再無有不圖安逸的。圖安逸的，必是夜宿曉行。我不管他，我給他個晝夜兼行，難道還趕不上他麼？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却是艾虎預先到了。歇息了一夜，次日必要訪查那二人的下落。出了旅店，在街市閒遊，果然見個鎮店之所，熱鬧非常。自己散步，見路東有接官廳，懸花結彩，仔細打聽，原來是本處太守邵老爺與襄陽太守金老爺是至相好。皆因太守上襄陽赴任，從此經過，故此邵老爺預備的這樣整齊。艾虎打聽這金老爺幾時方能到此，敢則是後日纔到公館。艾虎聽在心裏，猛然省悟道：是了。大約那兩個人必要在公館鬧什麼懸虛，後日我倒要早早的應候他。正在揣度之間，忽然耳畔有人叫道：二爺那裏去？艾虎回頭一看，瞧着認得，一時想不起來，連忙問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怎麼二爺連小人也認不得了呢？小人就是錦箋。二爺與我家爺爺結拜，二爺還賞了小人兩錠銀子。艾虎道：不錯，不錯。是我一時忘記了。你今到此何事？錦箋道：說起來話長。二爺無事，請二爺到酒樓，小人再慢慢細稟。艾虎卽同錦箋上了路西的酒樓，揀個僻靜的桌兒坐了。錦箋還不肯坐。艾虎道：酒樓之上何須論禮，你只管坐了，纔好講話。錦箋告坐，便在橫頭兒坐了。博士過來，要了酒菜。艾

虎便問施公子。錦箋道：「好。現在邵老爺太守衙門居住。」艾虎道：「你主僕不是上九仙橋。金老爺那裏，爲何又到這裏呢？」錦箋道：「正因如此，所以話長。」便將投奔九仙橋始末原由說了一遍。後來如何病在攸縣，若不虧二爺賞了兩個鏢子，我家相公如何養病呢？」艾虎說：「些須小事，何必提他。你且說，後來怎麼樣？」錦箋初見面，何以就提賞了小人兩錠銀子，只因艾虎給的銀兩，恰恰與錦箋救了急兒，所以他深深感激，時刻在念。俗語說的好：甯給饑人一口，不送富人一斗。是再不錯的。」錦箋又將遇了官司，走在路上，如何要尋自盡，却好遇見了一位蔣爺，賞了兩錠銀子，方能奔到長沙。艾虎聽至此，便問道：「姓蔣的是什麼模樣？」錦箋說了形狀。艾虎不勝大喜，暗道：「蔣叔父也有了下落了。」又聽錦箋說：「邵老爺如何與我家爺完婚一節。」艾虎不由的拍手笑道：「好！這位邵老爺辦事爽快。如今俺有了盟嫂了。」錦箋道：「二爺不知，這其中又有了事了。」艾虎道：「還有甚麼事？」錦箋又將如何派了雄送信給金太守，昨因了雄回來，金老爺那裏寫了一封回信來，說他小姐因病上唐縣就醫，乘舟玩月，悞墮水中。現時小人的這位主母是個假的。艾虎聽了詫異道：「這假的又是那個呢？」錦箋又將以前自己同佳蕙做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艾虎搖頭道：「你們這事做的不好了。難道邵老爺見了此書，就不問麼？」錦箋道：

焉有不問的呢？將我家爺叫了過去，將書信給他看了，額外還有一包東西。我家爺便到臥室見了假主母，將這東西給他看了。這假主母纔哭了個哽氣倒噎。艾虎道：見了什麼東西，就這等哭？錦箋道：就是芙蓉帕、金魚和玉釵。我家爺因見帕上有字，便問是誰人寫的。假主母方纔道：這前面是他寫的。艾虎道：他到底是誰？錦箋笑道：二爺，你道這假主母是誰，原來就是佳蕙。艾虎問道：佳蕙如何冒稱小姐呢？錦箋又將對換衣服說了。艾虎說：這就是了。後來怎麼樣呢？錦箋道：這佳蕙說，前面字是妾寫的，這後邊字不是老爺寫的麼？一句話倒把我家爺提醒了。仔細一看，認出是小人筆跡。立刻將小人叫進去，三曹對案，這纔都說了，全是佳蕙與小人彼此對偷的。我家爺與金小姐一概不知。我家爺將我責備一番，便回明了邵老爺。邵老爺倒樂了，說小人與佳蕙兩小無猜，全是一片爲主之心，倒是有良心的。只可惜小姐薄命傾生，誰知佳蕙自那日起，痛念小姐，飲食俱廢。我家爺也是傷感，因此叫小人備辦祭禮，趁着明日邵老爺迎接金老爺去，他二人要對着江邊遙祭。艾虎聽了，不勝悼歎。他那知道綠鴨灘給張公賀得義女之喜，那就是牡丹呢。錦箋說畢，又問小俠意欲何往。艾虎不肯明言，託言往臥虎溝去。又轉口道：俺既知你主僕在此，俺倒要見見盟嫂。你先去備辦祭禮，我在此等。

你一路同往錦箋下樓，去不多時回來。艾虎會了錢鈔下樓，竟奔衙署相離不遠，錦箋先跑去了，報知施生。施生歡喜非常，連忙來至衙外，將艾虎讓至東跨所的書房內。彼此歡叙，自不必說。到了次日，打聽邵老爺走後，施生見了艾虎告過罪，暫且失陪。艾虎已知爲遙祭之事，也不細問。施生同定佳蕙、錦箋坐轎的坐轎，騎馬的騎馬，來至江邊，設擺祭禮。這一番痛哭，不想却又生出巧事來了。欲知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零一回 兩個千金真假已辨 一雙刺客妍媸自分

且說施生同錦箋乘馬，佳蕙坐了一乘小轎，私自來到江邊，擺下祭禮，換了素服。施生與佳蕙拜奠，錦箋只得跟在相公後面行禮。佳蕙此時哀哀戚戚的痛哭至甚，施生也是慘慘悽悽，淚流不止。錦箋在旁懇懇切切百般勸慰。痛哭之後，復又拈香。候香燼的工夫，大家觀望江景。只見那邊來了一幫官船，却是家眷行囊，船頭上艙門口一邊坐着一個丫鬟，裏面影影綽綽有個半老的夫人，同着一位及笄的小姐，還有一個年少的相公。船臨江近，不由的都往岸邊瞭望。見施生背着手兒遠眺江景，瞧佳蕙手持羅帕，仍然拭淚。小姐看了多時，搭訕着對相公說道：「兄弟，你看那夫人的面貌好似佳蕙。」小相公尙未答言，夫人道：「我兒悄言世間面貌相同者頗多，他若是佳蕙，那廂必是施



生了。小姐方不言語，惟有秋水凝眸而已。原來此船就是金太守的家眷，何氏夫人帶着牡丹小姐金章公子何氏夫人早已看見岸邊有素服祭奠之人，仔細看來，正是施生與佳蕙。施生是是幼兒常見的，佳蕙更不消說了，心中已覺慘切之至。一來惟恐小姐傷心，現有施生，不大穩便；二來又因金公脾氣不敢造次相認。所以說了一句世間面貌相同者多。船已過去，到了停泊之處，早有丁雄呂慶在那裏伺候迎接。呂慶已從施公處回來，知是金公家眷到了，連忙伺候。僕婦丫鬟上前攙扶着，棄舟乘轎，直奔長沙府衙門去了。不多時，金老爺亦到。丁雄呂慶上前請安，說家老爺備的馬匹在此，請老爺乘用。金公笑吟吟的道：「你家老爺在那裏呢？」丁雄道：「在公館恭候老爺。」金公忙接絲繮，呂慶墜鐙，上了坐騎。丁雄呂慶也上了馬。呂慶在前引路，丁雄策着馬在金公旁邊。金公問他：「幾時到的？」長沙你家老爺見了書信說些甚麼？」丁雄道：「小人回來時極其迅速，不多幾日就到了。」家老爺見了老爺的書信，小人不甚明白。俟老爺見了家老爺，再爲細述。金公點了點頭。說話間，丁雄一伏身，叭喇喇馬已跑開。又走了不多會，只見邵太守同定闔署官員，俱在那裏等候。此時呂慶已然下馬，急忙過來伺候。金公下馬，二位太守彼此相見，歡喜不盡。同到公廳之上，衆官員又從新參見。金公一一應酬了。

幾句，卽請安歇去罷。衆官員散後，二位太守先敘了些彼此渴想的話頭，然後擺上酒餚，方問及完婚一節。邵老爺將錦箋佳蕙始末原由述了一遍。金公方纔大悟，全與施生小姐毫無相干。二人暢飲叙闊，酒飯畢後，金老爺請邵老爺回署。邵老爺又陪坐多時，方纔告別，坐轎回衙。此時施生早已回來了，獨獨不見了艾虎，好生着急，忙問書童。書童說：艾爺並未言語，不知向何方去了。施生心中懊悔，暗自揣度道：想是賢弟見我把他一人丟在此處，他賭氣的走了。明日却又往何方找尋去呢？無奈何，回身來至臥室，却又不見了佳蕙不多時，丫鬟來回道：奶奶叫回老爺知道。方纔接得金太守家眷，誰知金小姐依然無恙，奶奶在那裏伺候小姐呢。俟諸事已畢，回來再爲細稟。施生聽了，不覺詫異，却又暗暗歡喜。忽聽邵老爺回衙，連忙迎接，相見畢，邵老爺也不進內，便來至東跨所之內安歇。施生陪坐。邵老爺道：我今日面見金兄，俱已說明。你金老伯不但不怪你，反倒後悔。還說明日叫賢姪隨到任上與牡丹完婚。明日必到衙署回拜於我，賢姪理應見見爲是。施生啫啫連聲，又與邵公拜揖，深深謝了。敘話多時，方纔回轉臥室，却好佳蕙回來。施生便問牡丹小姐如何死而復生，佳蕙一一說了。又言夫人視如兒女，小姐情同姊妹，賤妾受如此大恩，實實不忍分離。今日回明老爺，明日賤妾就

隨往任所。俟完婚之日，再爲伺候老爺說罷，磕下頭去。施生連忙攙起，道理應如此。適纔邵老爺已然向我說明，明日金老爺還要叫我隨赴任上完婚。我想離別父母日久，我還要到家中探望探望，俟稟明父母，再赴任所，也不爲遲。佳蕙道：正是收拾行裝已畢，伏侍施生安寢不提。且說金公在公館大廳之內，請了智公子來談了許久。智化惟恐金公勞乏，便告退了。原來智化隨金公前來，處處留神，每夜人靜，改換行裝，不定內外巡查幾次。此時天已二鼓，智爺扎抹停當，從公館後面悄悄的往前巡來。剛至卡子門旁，猛抬頭見倒廳有個人影往前張望。智爺一聲兒也不言語，反將身形一矮，兩個脚尖兒沾地，突突順着牆根，連奔倒座東耳房而來。到了東耳房，將身一躬，脚尖兒墊勁兒，嗖便上了東耳房。抬頭見倒座北耳房高着許多，也不驚動倒座上的人，且往對面觀瞧。見廳上有一人爬伏，兩手把住椽頭，兩腳撐住瓦隴，倒垂勢往下觀瞧。智爺暗道：此人來的有些蹊蹺，倒要看看。忽見脊後又過來一人，短小身材，極其伶俐。見他將爬伏那人的左脚登的磚一抽，那人脚下一鬆，猛然一蹴，急將身形一長，從新將脚按了一按，復又爬伏。本人却不理會。這邊智化看的明白，見他將身一長，背的利刃已被那人兒抽去。智爺暗暗放心，止於防着對面那人而已。轉眼之間，見爬伏那人從正

房上翻轉下來，趕步進前。回手剛欲抽刀，誰知剩了皮鞘。暗說不好！轉身纔待要走，只見迎面一刀砍來，急將腦袋一歪，身體一側，撲哧左膀着刀。噯呀一聲，栽倒在地。艾虎高聲嚷道：有刺客！早又聽見有人接聲，說道：對面上房還有一個呢。艾虎轉身竟奔倒座。却見倒座上的人，跳到西耳房，身形一晃，已然越過牆去。艾虎却不上房，就從這邊一伏身，躡上牆頭，隨卽落下。脚底尙未站穩，覺的耳邊涼風一股。他却一轉身，將刀往上一迎。只聽咯噹一聲，刀對刀，火星亂迸。只聽對面人道：好！真正伶俐。改日再會。請了一個健步，脚不沾地，直奔樹林去了。艾虎如何肯捨，隨後緊緊追來。到了樹林，左顧右盼，毫不見個人形。忽聽有人問道：來的可是艾虎兒麼？有我在。艾虎驚喜道：正是。可是師傅麼？賊人那裏去呢？智爺道：賊已被擒。艾虎尙未答言，只聽賊人道：智大哥，小弟若是賊，大哥你呢？智爺連忙追問，原來正是小諸葛沈仲元，卽行釋放。便問一問現在那裏。沈仲元將在襄陽王處說了。艾虎早已過來見了智爺，轉身又見了沈仲元。沈仲元道：此是何人？智化道：怎麼賢弟忘了麼？他就是館童艾虎。沈爺道：噯呀！敢則是令徒麼？怪道，怪道。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好個伶俐身段。只他那抽刀的輕快與越牆的躲閃，真正靈通之至。智化道：好是好，未免還有些鹵莽，欠些思慮。幸而樹林之內，是劣兒

在此儻若賢弟令人在此埋伏，小徒豈不喫了大虧呢？說的沈爺也笑了。艾虎却暗暗佩服。智爺又問道：賢弟，你何必單單在襄陽王那裏作甚麼？沈爺道：有的，沒的，幾個好去處，都被衆位哥哥兄弟們佔了，就剩了個襄陽王。說不得小弟任勞任怨罷了。再者，他那裏一舉一動，若無小弟在那裏，外面如何知道呢？智化聽了，歎道：似賢弟這番用心，又在我等之上了。沈爺道：分甚麼上下？你我不能致君澤民，止於借俠義二字了，却終身而已，有甚講究？智爺連連點頭稱是。又託沈爺，儻有事關重大，務祈幫助。沈爺滿口應承。彼此分手，小諸葛却回襄陽去了。智化與艾虎一同來至公館。此時已將方貂捆縛。金公正在那裏盤問，方貂仗着血氣之勇，毫無畏懼，一一據實說來。金公詎了口供，將他帶下去，令人看守。然後智爺帶了小俠拜見了金公，將來歷說明。金公感激不盡。等到了次日，回拜邵老爺，入了衙署，二位相見就坐。金公先把昨夜智化艾虎拿住刺客的話說了。邵老爺立刻帶上方貂，略問了一問，果然口供相符，即行文到首縣寄監，將養傷痕，嚴加防範，以備押解東京。邵老爺叫請智化艾虎相見。金老爺請施俊來見。不多時，施生先到，拜見金公。金公甚覺赧顏，認過不已。施生也就謙遜了幾句。剛然說完，只見智爺同着小俠進來，參見邵老爺。邵公以客禮相待。施生見了小俠，歡喜非

常道賢弟，你往那裏去來？叫劣兄好生着急。大家便問：你二位如何認得施生？先將結拜的情由述了一遍。然後小俠道：小弟此來，非是要上臥虎溝，是爲捉拿刺客而來。大家駭異，問道：如何就知有刺客呢？小俠說：私探襄陽府，遇見二人說的話，因此急急趕來。惟恐預先說了，走漏風聲；再者又恐兄長耽心，故此不告辭而去。望祈兄長莫怪。大家聽了，慢說金公感激，連邵老爺與施生俱各佩服。飲酒之際，金公就請施生隨任完婚。施生道：只因小婿離家日久，還要到家中探望雙親。俟稟明父母後，再赴任所。今日且叫佳蕙先隨到任，不知岳父大人以爲何如？金公點點頭，也倒罷了。智化道：公子回去，難道獨行麼？施生道：有錦箋跟隨。智化道：雖有錦箋，也不濟事。我想公子回家固然無事，若稟明令尊令堂之後，趕赴襄陽，這幾日的路程恐有些不便。一句話提醒了金公，他乃屢次受了驚恐之人，連連說道：是吓！還是恩公想的周到。似此如之奈何？智化道：此事不難，就叫小徒保護前去，包管無事。艾虎道：弟子願往。施生道：又要勞動賢弟，愚兄甚是不安。艾虎道：這勞甚麼？大家計議已定，還有女眷先行起身，然後金公告別。邵老爺諄諄要送，金老爺苦苦攔住，只得罷了。此時錦箋已備了馬匹，施生送岳父送了幾里，也就回去了。回到衙署的東院書房，邵老爺早吩咐丁雄備下行李盤費，交代

明白。剛要轉後，只見邵老爺出來，又與他二人餞別，諄諄囑咐路上小心。施艾二人深深謝了，臨別叩拜。二人出了衙署，錦箋已將行李扣備停當，丁雄幫扶伺候。主僕三人乘馬，竟奔長洛縣施家莊去了。金牡丹事好容易收煞完了。後面雖有歸結，也不過是施生到任完婚，牡丹佳蕙一妻一妾三人和美非常。再要叙說那些沒要緊之事，未免耽悞正文。如今就得由金太守提到巡按顏大人，說緊要關節爲是。想顏巡按起身在太守之先，金太守既然到任，顏巡按不消說了，固然是早到了。自顏查散到任，接了呈子無數，全是告襄陽王的。也有霸佔地畝的，也有搶奪妻女的，甚至有稚子弱女之家無故搜羅入府，稚子排演優伶，弱女教習歌舞。黎民遭此慘害，不一而足。顏大人將衆人一一安置，叫他等俱各好好回去，不要聲張，也不用再遞催呈。本院必要設法將襄陽王拿獲，與爾等報仇雪恨。衆百姓叩頭謝恩，俱各散去。誰知其中就有襄陽王那裏暗暗派人前來，假作呈詞告狀，探聽巡按言詞動靜。如今既有這樣的口氣，他便回去，啟知了襄陽王。不知奸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零百二回 錦毛鼠初探冲霄樓 黑妖狐重到銅網陣

且說奸王聽了探報之言，只氣得怪叫如雷，道：孤乃當今皇叔，顏查散他是何等樣人。

擅敢要捉拿孤家與百姓報仇雪恨！此話說的太大了，實實令人可氣！他仗的包黑子的門生，竟敢藐視孤家。孤家要是叫他好好在這裏爲官，如何能釁成其大事？必須設計將他害了，一來出了這口惡氣，二來也好舉事。因此轉想起俗言捉奸要雙，拿賊要贓。必是孤家聲勢大了，朝廷有些知覺。孤家只要把盟書放好，嚴加防範，不落他人之手。無有對證，如何誣賴孤家呢？想罷，便吩咐集賢堂衆多豪傑光棍，每夜輪流看守冲霄樓。所有消息線索，俱各安放停當。額外又用弓箭手，長鎗手，儻有動靜，鳴鑼爲號。大家齊心努力，勿得稍爲懈弛。奸王這裏雖然防備，誰知早有一人暗暗探聽了一番。你道是誰？就是那爭強好勝不服氣的白玉堂。自顏巡按接印到任以來，大人與公孫先生料理公事，忙忙碌碌，毫無暇晷，而且案件中多一半是襄陽王。他却悄悄地裏訪查，已將八卦銅網陣聽在耳內。到了夜間人靜之時，改扮行妝，出了衙署，直奔襄陽府而來。先將大概看了，然後越過牆去，處處留神。在集賢堂竊聽了多時，夜靜無聲。從房上越了幾處牆垣，早見那邊有一高樓，直冲霄漢。心中暗道：怪道起名冲霄樓，果然巍聳。且自下去看看。回手掏出小小石子，輕輕問路，細細聽去，却是實地，連忙飛身躍下。躡足潛踪，滑步而行。來至切近一立身，他却摸着木城板做的圍城，下有石基，上有堞口，



塚口上面全有鋒鏃。中有三門緊閉，用手按了一按，裏面關的紋絲兒不能動。只得又走了一面，依然三個門戶，也是雙扇緊閉。一連走了四面，皆是如此。自己暗道：我已去了四面，大約那四面亦不過如此。他這八面每面三門，想是從這門上分出八卦來。聞得奇門上有個八門逢閣，三奇入目；惜乎我不曉得今日是甚麼日干。看此光景必是逢閣之期，所以俱各緊緊關閉。我今日來的不巧了，莫若暫且回去。改日再來打探，看是如何。想罷，剛要轉身，只聽那邊有一個小小更棚，有鑼聲，又是梆響，知是巡更的來了。他却留神一看，見那邊有座小小更棚，連忙隱至更棚的後面，側耳細聽。不多時，只聽得鑼梆齊鳴，到了更棚，歇了。一人說道：老王吓，你該當走走了。讓我們也歇歇。一人答道：你們只管進來歇着罷。今日沒事，你忘了咱們上次該班，不是遇見了這麼一天麼。各處門全關着，怕甚麼呢？今兒又是如此。咱們彷彿是個歇班日子，偷點懶兒很使得。又一人道：雖然如此，上頭傳行的緊，鑼梆不響，工夫大了，頭兒又要問下來了，何苦呢？說不得王第八的你二位辛苦辛苦，回來我們再換你。又一人道：你別頑笑，鬧巧話兒。他姓王行三，我姓李行八。你要稱姓，索性都稱姓；要叫排行，都叫排行。方纔你叫他老王，叫我老八，已然不受聽了。這時候叫起王第八來了。你怎麼想來着？你們倆湊起

來，更不穀一句呢。你的小名叫小兒，他的小名叫大頭。我也把你兩人搯到一塊兒，叫你們兩人小腦袋瓜兒。咱們看誰便宜誰喫虧。說罷，笑着，巡更去了。白玉堂趁着籬柵聲音，暗暗離了更棚，躡房躍牆，回到署中。天已五鼓，悄悄進屋安歇。到了次日，便接了金輝的手本。顏大人即刻相見。金輝就把赤石崖捉了盜首藍驍，現在臥虎溝看守。十里堡拿了刺客方貂，交到長沙府監禁。此二人係趙爵的硬證，必須解赴東京的話說了。顏大人吩咐趕緊辦了奏摺，寫了稟帖，派妥當差官先到長沙起了方貂，沿途州縣俱要派役護送。後到臥虎溝押了藍驍，不但官役護送，還有歐陽春、丁兆蕙暗暗防備。丁二爺因要到家中探看，所以約了北俠，俟諸事已畢，仍要同赴襄陽。後文再表。且說黑妖狐智化自從隨金公到任，他乃無事之人，同張立出府閒步。見西北有一去處，山勢巉巖，樹木蔥鬱，二人慢慢順步行去。詢之土人，此山名曰方山。及至臨近，細細賞玩。山上有廟，朱垣碧瓦，宮殿巍峨。山下有潭，曲折迴環，清水漣漪。水曲之隈，有座漢臯臺。石徑之畔，又有解佩亭，乃是鄭交甫遇仙之處。這漢臯就是方山的別名，而且房屋樓閣不少，雖則傾倒，不過略爲修補，即可居住。似此妙境，却不知當初是何人的名園。智化端詳了多時，暗暗想道：好個藏風避氣的所在！聞得聖上爲襄陽之事，不肯彰明較

著，要暗暗削去他的羽翼，將來必有鄉勇義士歸附。儻是聚集人也不少，難道俱在府衙居住麼？莫若回明金公，將此處修理修理，以備不虞。豈不大妙？想罷，同張立回來，見了太守，回明此事。金公深以爲然，又稟明按院，便動工修理。智化見金公辦事顛直，晝夜勤勞，心中暗暗稱羨不已。這日猛然想起奸王蓋造冲霄樓，設立銅網陣。我與北俠丁二弟前次來時，未能探訪。如今我却閒在這裏，何不悄悄地去走走。主意已定，便告訴了張立。我找個相知，今夜惟恐不能回來。暗暗帶了夜行衣百寶囊，出了衙署，直奔襄陽王的府第而來。找了寓所安歇。到了二鼓之時，出了寓所，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來至木城之下。留神細看，見每面三門，有洞開的，有關閉的，有中間開兩邊關的，有兩邊開的中間閉的，又有兩門連開單閉一頭的，又有一頭單開而連閉兩門的，其中還有開着一扇的，掩着一扇的。八面開閉，全然不同。與白玉堂探訪時全不相同。智化略定了定神，辨了方向，心中豁然明白。暗道：是他這是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的卦象排成。我且由正門進去，看是如何樣。及至來到門內，裏面又是木板牆，斜正不一，大小不同。門更多了，曲折灣轉，左右往來。本欲投東，却是向西；及要往南，反倒朝北。而且門戶之內，真的假的，開的閉的，迥不相同。就是夾道之中，通的塞的，明的暗的，不一而足。智

化暗道：好利害法子！幸虧這裏無人隱藏，儻有埋伏，就是要跑，却從何處出去呢？正在思索，忽聽拍的一聲，打在木板之上，呱呱又落在地下，彷彿有人擲磚瓦，却是在木板子那邊。這邊左右留神細看，又不見人。智化納悶，不敢停步，隨灣就灣，轉了多時，剛到一個門前，只見嗖的一下，連忙一存身，那邊木板之上，拍的一響，一物落地。智化連忙檢起一看，却是一塊石子，暗暗道：這石子乃五弟白玉堂的技藝。難道他也來了麼？且進此門看看去。一伏身進門往旁一閃，是提防他的石子。抬頭看時，見一人東張西望，形色倉皇，連忙悄悄喚道：五弟，五弟，劣兄智化在此。只見那人往前一湊道：小弟正是白玉堂。智兄幾時到來？智化道：劣兄來了許久。耐耐這些門戶鬧的人眼迷心亂，再也看不出方向來。賢弟何時到來？白玉堂道：小弟也來了許久了。果然的門戶曲折，令人難測。你我從何處出去方好？智化道：劣兄進來時，心內明明白白，如今左旋右轉，鬧的糊裏糊塗，竟不知方向了。這便怎麼處？只聽木板那邊有人接言道：不用忙，有我呢。智化與白玉堂轉身往門外一看，見一人迎面而來。智化細細留神，滿心歡喜道：原來是沈賢弟麼？沈仲元道：正是二位既來至此，那位是誰？智化道：不是外人，乃五弟白玉堂。彼此見了。沈仲元道：索性隨小弟看個水落石出。二人道：好。沈仲元在前引路，二人隨

後跟來。又過了好些門戶，方到了冲霄樓。只見此樓也是八面朱牕玲瓏，週圍玉石柵欄，前面丹墀之上，一邊一個石象駝定寶瓶，別無他物。沈仲元道：咱們就在此打坐。此地可遠觀，不可近玩。說罷，就在臺基之上拂拭了拂拭，三人坐下。沈爺道：今日乃小弟值日之期，方纔聽得有物擊木板之聲，便知是兄弟們來了，所以纔迎了出來。虧得是小弟，若是別位，難免聲張起來。白玉堂道：小弟因一時性急，故此飛了兩個石子，探探路徑。沈爺道：二位兄長莫怪。小弟說以後衆家兄弟千萬不要到此。這樓中消息線索利害非常。奸王惟恐有人盜去盟書，所以嚴加防範。每日派人看守樓梯，最爲要緊。智化道：這樓梯却在何處？沈爺道：就在樓底後面，猶如馬道一般。梯底下面有一鐵門，裏面僅可存身。如有人來，只用將索簧上妥，盡等拿人。這製造這底細，一言難盡。二位兄長回去，見了衆家弟兄，諄囑一番，千萬不要到此。儻若遇了圈套，惟恐性命難保。休怪小弟言之不早也。白玉堂道：他既設此機關，難道就罷了不成？沈仲元道：如何就罷了呢？不過暫待時日。俟有機緣，小弟探准了訣竅，設法破了索簧。只要消息不動，那時就好處治了。智化道：全仗賢弟幫助。沈仲元道：小弟當得効勞，兄長只管放心。智化道：我等從何處出去呢？沈仲元道：隨我來。三人立起身來，下了臺基。沈仲元道：今日乃戊午

日干震爲長男，兌爲少陰。內卦入兌爲澤，左轉行去，便到了外邊震爲雷。若往右邊走錯，門戶皆閉，是再出不去的。他這製造的，外有八卦，內分六十四爻，所以有六十四門。這其中按着奇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的部位安置，一爻一個樣兒，周而復始，剝復往來，是再不能錯的。說着話，已然過了無數的門戶，果然俱是從左轉。不多時，已看見外邊的木城。沈仲元道：二位兄長出了此門，便無事了。以後千萬不要到此！恕小弟不送了。智化二人謝了沈仲元，暗暗離了襄陽王府。智化又向白玉堂諄囑了一番，方纔分手。白玉堂回轉按院衙門。智化悄悄地裏到了寓所。至次日方回太守衙門，見了張立，無非託言找個相知未遇。私探一節，毫不提起。且說白玉堂自從二探銅網陣，心中鬱鬱不樂，茶飯無心。這日顏大人請至書房，與公孫先生靜坐閒談，雨墨烹茶伺候。說到襄陽王所有收的呈詞至今並未辦理，奸王目下嚴加防範，無隙可乘。顏大人道：辦理民詞，却是極易之事。只是如何使奸王到案呢？公孫策道：言雖如此，惟恐他暗裏使人探聽，又恐他別生枝葉攪擾。他那裏既然嚴加防範，我這裏時刻小心。白玉堂道：先生之言甚是。第一做官以印爲主，便吩咐雨墨道：大人印信要緊，從今後你要好好護持，不可忽略。雨墨領命，纔待轉身，白玉堂喚住道：你往那裏去？雨墨道：小人護印去。白玉堂

笑道：「你別要性急，提起印來，你就護印去，方纔要不提起，你就想不起印來了。何必忙在此時呢？再者還有一說，隔牆須有耳，牕外豈無人？焉知此時奸王那裏不有人來窺探？你這一去，提撥他了。曾記當初俺在開封盜取三寶之時，原不知三寶放於何處，因此用了個拍手投石問路之計，多虧郎官包興把俺領了去，俺纔知三寶所在。你今若一去，豈不是前車之鑒麼？不過以後留神就是了。」雨墨連連稱是。白玉堂又將誑誘南俠入島，暗設線網，拿住展昭的往事，述了一番。彼此談笑至二鼓之半，白玉堂辭了顏大人，出了書房，前後巡查，又吩咐更夫等，務要慇懃，回轉屋內去了。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零三回 巡按府氣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黃金印

且說白五爺回到屋內，總覺心神不定，坐立不定。自己暗暗詫異道：「今日如何眼跳耳鳴起來？只得將軟靠紮縛停當，跨上石袋，彷彿預備廝殺的一般。一夜之間，驚驚恐恐，未能好生安眠。到了次日，覺的精神倦怠，飲食懶殮，而且短嘆長吁，不時的磨拳擦掌。及至到了晚間，自己却要早些就寢。誰知躺在牀上千思萬慮，一時攢在心頭，翻來復去，反倒焦急不甯。索性賭氣子起來，穿好衣服，跨上石袋，佩了利刃，來至院中，前後巡

邏。由西邊轉到東邊，猛聽得人聲嘈雜，嚷道：不好了！西廂房失了火了！白玉堂急急從東邊趕過來。抬頭時見火光一片，照見正堂之上，有一人站立。回手從袋內取出石子，揚手打去，只聽撲哧一聲，倒而復立。白玉堂暗說：不好！此時衆差役俱各看見，又嚷有賊，又要救火。白玉堂一眼看見雨墨在那裏指手畫腳，分派衆人，連忙趕向前來，道：雨墨，你不護印，張羅這些做甚麼？一句話提醒了雨墨，跑至大堂裏面一看，哎，噯道：不好了！印匣失去了！白玉堂不暇細問，轉身出了衙署，一直追趕下去。早見前面有二人飛跑。白玉堂一壁趕，一壁掏出石子隨手擲去，却好打在後面那人身上。只聽咯噹一聲，却是木器聲音。那人往前一撲，可巧跑的脚急，收煞不住，撲咚嘴喫屎爬在塵埃。白玉堂早已趕至跟前，照着腦後連脖子噹的一下，蹀了一脚。忽然前面那人抽身回來，將手一揚，弓絃一響。白玉堂蹀脚伏身，眼光早已注定前面，那人回身揚手絃響，知有暗器，身體一蹲。那人也就湊近一步。好白玉堂！急中生智，故意的將左手一握臉。前面那人只打量白玉堂着傷，急奔前來。白玉堂覷定，將右手石子飛出。那人忙中有錯，忘了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只聽拍面上早已着了石子，啣哎了一聲，顧不得救他的夥計，負痛逃命去了。白玉堂也不追趕，就將爬伏那人按住，摸了摸脊背上却是印匣，滿心歡



喜。隨卽背後燈籠火把，來了多少差役；因聽雨墨說白五爺追趕賊，故此隨後趕來幫助。見白五爺按住賊人，大家上前解下印匣，將賊人綁縛起來。只見這賊人滿臉血跡，鼻口皆腫，却是連栽帶蹶的。差役捧了印匣，押着賊人。白五爺跟隨在後，回到衙署。此時西廂房火已撲滅，顏大人與公孫策俱在大堂之上，雨墨在旁亂抖。房上之人已然拿下，却是個吹氣的皮人兒。差役先將印匣安放在公堂之上。雨墨一眼看見，咯瞪的他也不抖了。然後又見衆人推擁着一個滿臉血漬矮胖之人，到了公堂之上。顏大人便問：你叫甚麼名字？那人也不下跪，聲音洪亮，答道：俺號鑽雲燕子，又叫坐地炮申虎。那個高大漢子，他叫神手大聖鄧車。公孫策聽了，忙問道：怎麼你們是兩個同來的麼？申虎道：何嘗不是他偷的印匣，却叫我背着的。公孫策叫將申虎帶將下去。說話間，白五爺已到，將追賊情形，如何將申虎打倒，又如何用石子把鄧車打跑的話說了。公孫策搖頭道：如此說來，這印匣須要打開看看，方纔放心。白五爺聽了，眉頭一皺，暗道：念書人這等腐氣。共總有多大的工夫，難道他打開印匣，單把印拿了去麼？若真拿去，印匣也就輕了，如何還能穀沉重呢？就是細心，也到不了如此的田地。且叫他打開看了，我再奚落他一番。卽說道：俺是粗莽人，沒有先生這樣細心，想的周到，倒要大家看看。

回頭吩咐雨墨將印盒打開。雨墨上前解開黃袱，揭起盒蓋。只見雨墨又亂抖起來，道：「不好咧！這這是甚麼？」白玉堂見此光景，連忙近前一看，見黑漆漆一塊東西，伸手拿起，沉甸甸的却是一塊廢鐵。登時連急帶氣，不由的面目變色，暗暗叫着自己：「白玉堂吓！白玉堂！你枉自聰明，如今也被人家暗算了。可見公孫策比你高了一籌。你豈不愧死？顏查散惟恐白玉堂臉上下不來，急向前道：事已如此，不必爲難。慢慢訪查，自有下落。」公孫策在旁，也將好言安慰。無奈白玉堂心中委實難安。到了此時，一語不發，惟有愧憤而已。公孫策請大人同白玉堂且上書房，待我慢慢誘問申虎。顏大人會意，攜了白玉堂的手，轉後面去了。公孫策又叫雨墨將印盒暫且包起，悄悄告訴他，第一白五爺要緊，你與大人好好看守，不可叫他離了左右。雨墨領命，也就上後面去了。公孫策吩咐差役帶着申虎，到了自己屋內，却將申虎鬆了綁縛，換上了手鐐腳鐐，却叫他坐下，以朋友之禮相待。先論交情，後講大義，嗣後便替申虎抱屈，說：「可惜你這樣一個人，竟受了人的欺哄了！申虎道：此差原是奉王爺的鈞諭而來，如何是欺哄呢？」公孫策先生笑道：「你真是誠實豪爽人，我不說明，你也不信。你想想同是一樣差使，如何他盜印，你背印盒呢？果然真有印，也倒罷了。人家把印早已拿去請功，却叫你背着一塊廢鐵，遭

了擒獲。難道你不是被人欺哄了麼？申虎道：「怎麼印盒內不是印麼？」公孫策道：「何嘗是印呢？方纔公同開看，止有一塊廢鐵，印信早被鄧車拿了去了。所以你遭擒時，他連救也不救，他樂得一個人去請功呢。」幾句話說的申虎如夢方醒，登時咬牙切齒，恨起鄧車來。公孫先生又叫人備了酒餚，陪着申虎飲酒，慢慢探問盜印的情由。申虎深恨鄧車，便吐實說道：「此事原是襄陽王在集賢堂與大家商議，要害按院大人，非盜印不可。鄧車自逞其能就討了此差，却叫我陪了他來。我以為是大家之事，理應幫助。誰知他不懷好意，竟將我陷害。我等昨晚就來了，只因不知印信放在何處。後來聽見白五爺說叫雨墨防守印信，我等聽了甚是歡喜。不想白五爺又吩咐雨墨不必忙在一時，惟恐隔牆有耳。我等深服白五爺精細，就把雨墨認准了，我們就回去了。故此今晚纔來。可巧雨墨正與人講究護印之事。他在大堂的裏間，我們揣度印盒必在其中。鄧車就安設皮人，叫我在西廂房放火，爲的是惑亂衆心。匆忙之際，方好下手。果然不出所料，衆人只顧張羅救火，又看見房上有那皮人，登時鼎沸起來。趁此時，鄧車到了裏間，提了印盒，越過牆垣。我隨後也出了衙署，尋覓了多時，方見鄧車，他就把印盒交付於我。想來就在這個工夫，他把印拿出去了，纔放上廢鐵。可恨他爲甚麼不告訴我呢？我若

早知是塊廢鐵，久已的就擲了。背着他做甚麼？也不至於遭擒了。越想越是他有意捉弄我了。實實令人可氣可恨！公孫策又問道：他們將印盜去，意欲何爲？申虎道：我索性告訴先生罷。襄陽王已然商議明白，如若盜了印去，要丟在逆水泉內。公孫策暗暗喫驚，急問道：這逆水泉在那裏？申虎道：在洞庭湖的山環之內，單有一泉，水勢逆流，深不可測。若把印丟下去，是再也不能取出來的。公孫策探問明白，飲酒已畢，叫人看守申虎。自己卽來到書房，見了顏大人，一五一十將申虎的話說了。顏大人聽了，雖則驚疑，却也無可如何。公孫策左右一看，不見了白玉堂，便問五弟那裏去了？顏大人道：剛纔出去。他說到屋中換換衣服就來。公孫策道：嗟！不該叫他一人出去。急喚雨墨：你到白五爺屋中，說我與大人有緊要事相商，請他快來。雨墨去不多時，回來稟道：小人問白五爺伴當，說五爺換了衣服，就出去了。說上書房來了。公孫策搖頭道：不好了！白五弟走了。他這一去，除非有了印方肯回來；若是無印，只怕要生出別的事來。顏大人着急道：適纔很該叫雨墨跟了他去。公孫策道：他決意要去，就是派雨墨跟了去，他也要把他支開。我原打算問明了印的下落，將五弟極力的開導一番，再設法將印找回。不想他竟走了。此時徒急無益，只好暗暗訪查，慢慢等他便了。自此日爲始，顏大人行坐不

安茶飯無心。白日盼到昏黑，昏黑盼到天亮，一連就是五天，毫無影響。急的顏大人嘆氣。嗒聲，語言顛倒。多虧公孫策百般勸慰，又要料理官務。這日，只見外班進來稟道：外面有五位官長到了。現有手本呈上。公孫先生接過一看，滿心歡喜。原來是南俠同定。盧方四弟兄來了。連忙回了顏大人，立刻請至書房相見。外班轉身出去。公孫策迎了出來，彼此各道寒暄。獨蔣平不見玉堂迎接，心中暗暗展轉。及至來到書房，顏大人也出公座見禮。展爺道：卑職等一來奉旨，二來相諭，特來在大人衙門供職。要行屬員之禮。顏大人那裏肯受，道：五位乃是欽命，而且是敝老師衙署人員，本院如何能以屬員相待。吩咐看坐，只行常禮罷了。五人謝了坐。只見顏大人愁眉不展，面帶赧顏。盧方先問：五弟那裏去了？顏大人聽此一問，不但垂頭不語，更覺滿面通紅。公孫策在旁答道：提起話長。就將五日前鄧車盜印情由述了一遍。五弟自那日不告而去，至今總未回來。盧方等不覺大驚失色，道：如此說來，五弟這一去，別有些不妥罷？蔣平忙攔道：有甚麼不妥的呢？不過五弟因印信丟了，臉上有些下不來，暫且躲避幾時。俟有了印，也就回來了。大哥不要多慮。請問先生，這印信可有些下落？公孫策道：雖有些下落，只是難以求取。蔣平道：端的如何？公孫又將申虎說出逆水泉的情節說了。蔣平說道：既有下

落，咱們先取印要緊。堂堂按院，如何沒得印信？但只一件，襄陽王那裏既來盜印，他必仍然暗裏使人探聽，又恐他別生事端，須要嚴加防備方妥。明日我同大哥二哥上逆水泉取印，展大哥同三哥在衙署守護。白晝間還好，獨有夜間更要留神。計議已定，即刻排宴飲酒，無非講論這節事體。大家喝的也不暢快。囿圍喫畢飯後，大家要歇。展爺單住了一間，盧方四人另有三間一所，帶着伴當居住。展爺晚間無事，來到公孫先生屋內閒談。忽見蔣爺進來，彼此就坐。蔣爺悄悄道：據小弟想來，五弟這一去，凶多吉少。弟因大哥忠厚，心路兒窄，三哥又是莽鹵性子兒太急，所以小弟用言語兒岔開。明日弟等取印去後，大人前公孫先生須要善爲解釋。到了夜間，展兄務要留神。我三哥是靠不得的。再者五弟吉凶，千萬不要對三哥說明。五弟儻若回來，就求公孫先生與展兄將他絆住，斷不可再叫他走了。如若仍不回來，只好等我們從逆水泉回來，再作道理。公孫先生與展爺連點頭應允。蔣平也就回轉屋內安歇。到了次日，盧方等別了衆人，蔣爺帶了水靠，一直竟奔洞庭而來。到了金山廟，蔣爺惟恐盧方跟到逆水泉，揪着害怕着急，便對盧方道：大哥，此處離逆水泉不遠了。小弟就在此改裝。大哥在此專等，又可照看了衣服包裹。說着話，將大衣服脫了，摺了摺，包在包裹之內，卽把水靠穿

妥，同定韓彰，前往逆水泉而去。這裏盧爺提了包裹，進廟瞻仰了一番。原來是五顯財神廟。將包裹放在供桌上，轉身出來，坐在門檻之上，觀看山景。不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零四回 救村婦劉立保洩機 遇豪傑晨起望探信

且說盧方出廟觀看山景，忽見那邊來了個婦人，慌慌張張，見了盧方，說道：救人吓！救人吓！說着話，邁步跑進廟去了。盧方纔待要問，又見後面有一人穿着軍卒服色，口內胡言亂道，追趕前來。盧方聽了，不由的氣往上冲，迎面將掌一幌，腳下一踢，那軍卒栽倒在地。盧方趕步，腳踏胸膛，喝道：你這廝擅自追趕良家婦女，意欲何爲？講說罷，揚拳要打。那軍卒道：你老爺不必動怒，小人名叫劉立保，在飛叉太保鍾大王爺寨內做了四等的小頭目。只因前日襄陽王爺派人送了一個鱧子，裏面裝定一位英雄的骨殖，說此人姓白，名叫玉堂。襄陽王爺恐人把骨殖盜去，因此交給我們大王。我們大王說，這位姓白的是個義士好朋友，就把他埋在九截松五峯嶺下。今日又派我帶領一十六個嘍囉，抬了祭禮前來，與姓白的上墳。小人因出恭，落在後面，恰好遇見這個婦人。小人以爲幽山荒僻，欺負他是個孤行的婦女，也不過是臊皮打哈哈兒，並

非誠心要把他怎麼樣。就是這麼一件事情，你老聽明白了？劉立保一壁說話，一壁偷眼瞅盧方。見盧方愣愣忡忡，不言不語，彷彿出神，忘其所以，後面說的話大約全沒聽見。劉立保暗道：這位別有甚麼症候罷？我不趁此時逃走，還等甚麼？輕輕從盧方的脚下滾出，爬起來就往前追趕嘍囉去了。到了那裏，見衆人將祭禮擺妥，單等劉立保。劉立保也不說長，也不道短，走到祭桌跟前雙膝跪倒。衆人同聲道：一來奉上命差遣，二來聞聽說死者是個好漢子。來，來，大家行個禮兒，也是應當的。衆人跪倒，剛磕下頭去，只聽劉立保哇的一聲，放聲大哭。衆人覺的詫異，道：行禮使得，哭他何益？劉立保不但哭，嘴裏還數數落落的道：白五爺！吓我的白五爺！今日奉大王之命前來與你老上墳，差一點兒沒叫人把我毀了。焉知不是你老人家的默佑保護，小人方纔得脫。若非你老的陰靈顯應，大約我這劉立保保不住，叫人家奏了活了。哎呀！我那有靈有聖的白五爺呀！衆人聽了不覺要笑，只得上前相勸。好容易方纔住聲。衆人原打算祭奠完了，大家團團圍住，一喫一喝。不想劉立保餘慟尚在。衆人見頭兒如此，只得仍將祭禮裝在食盒裏面，大家抬起。也有抱怨的，辛苦了這半天連個祭餘也沒嚐着；也有納悶的。劉立保今兒受了誰的氣來到這裏借此發洩呢？俱各猜不出是甚麼緣故。劉立保



眼尖見那邊來了幾個獵戶，各持兵刃，知道不好，他便從小路兒溜之乎也。這裏嘍囉抬着食盒，冷不防劈叉拍叉一陣亂響，將食盒傢伙砸了個稀爛。其中有兩個獵戶，一個使棍，一個托叉，問道：劉立保那裏去了？衆嘍囉中有認的二人的，便說道路大爺，魯二爺，這是怎麼說？我等並沒敢得罪尊駕，爲何將傢伙俱各打碎？我們如何回去交差呢？只聽使棍的道：你等休來問俺。俺只問你，劉立保在那裏？嘍囉道：他早已從小路逃走，大爺找他則甚？使棍的冷笑道：好吓！他竟逃走了，便宜這廝。你等回去上覆你家大王。問他這洞庭之內，可有無故劫掠良家婦女的規矩麼？而且他敢邀截俺的妻小，是何道理？衆嘍囉聽了，方明白劉立保所做之事。大約方纔慟哭，想來是已然受了委屈了。便向前央告道：大爺二爺不要動怒，我們回去必稟知大王，將他重處，實實不干小人們之事。使叉的還要掄叉動手，使棍的攔住道：賢弟休要傷害他等。且看鍾大王素日情面。又對衆嘍囉道：俺若不看你家大王的分上，將你等一個也是不留。你等回去務必將劉立保所做之惡說明，也叫你家大王知道俺等並非無故廝鬧。且饒恕爾等去罷。衆嘍囉抱頭鼠竄而去。原來此二人乃是郎舅，使棍的姓路名彬，使叉的姓魯名英。方纔那婦人便是路彬之妻，魯英之姊，一身好武藝，時常進山搜羅禽獸。因在山上

就看見一羣嘍囉上山，他便急急藏躲，惟恐叫人看見，不甚雅相。俟衆嘍囉過去，他纔慢慢下山，意欲歸家，可巧迎頭遇見劉立保胡言亂語。魯氏故意的驚慌，將他誘下，原要用袖箭打他，以戒下次。不想來至五顯廟前，一眼看見盧方，倒不好意思，只得讓道：救人吓！救人吓！盧大爺方把劉立保踢倒。這婦人也就回家告訴路魯二人。所以二人提了利刃，帶了四個獵戶前來，要拿劉立保出氣。誰知他早已脫逃。只得找尋那紫面大漢。先到廟中尋了一遍，見供桌上有個包裹，却不見人。又吩咐獵戶四下搜尋。只聽那邊獵戶道：在這裏呢。路魯二人急急趕至樹後，見盧方一張紫面，滿部髭鬚，身材凜凜，氣概昂昂，不由的暗暗羨慕。連忙上前致謝道：多蒙恩公救拔，我等感激不盡。請問尊姓大名？誰知盧方自從聽了劉立保之言，一時慟澈心髓，迷了本性，信步出廟，來至樹林之內，全然不覺。如今聽路魯二人之言，猛然還過一口氣來，方纔清醒，不肯說出名姓，含糊答道：些須小事，何足挂齒。請了。路魯二人見盧方不肯說出名姓，也不便再問。欲邀到莊上酬謝。盧方答道：因有同人在山下相等，礙難久停。改日再爲拜訪。說罷，將手一拱，身轉竟奔逆水泉而來。此時已有昏暮之際，正走之間，只見前面一片火光，旁有一人往下注視。及至切近，却是韓彰。便悄悄問道：二弟，怎麼樣了？韓彰道：四弟已

然下去二次，言下面極深極冷，寒氣澈骨，不能多延時刻，所以用乾柴烘着，一來上來時可以向火暖寒，二來借火光水中以作眼目。大哥腳下立穩着，再往下看。盧方登住頑石，往泉下一看。但見碧澄澄迴環來往，浪滾滾上下翻騰，那一股冷颼颼寒氣侵人的肌骨。盧方不由的連打幾寒噤，道：「不得了！不得了！這樣寒泉逆水，四弟如何受得？尋不着印信，性命却是要緊。怎麼好！怎麼好！四弟吓，四弟摸的着，摸不着，快些上來罷！你若再不上來，劣兄先就禁不起了。」嘴裏說着，身體已然打起戰來，連牙齒咯咯抖的山響。韓彰見盧方這番光景，惟恐有失，連忙過來攙住，道：「大哥且在那邊向火去。四弟不久也就上來了。」盧方那裏肯動，兩隻眼睛直勾勾的往水裏緊瞅。半晌，只聽忽喇喇水面一翻，見蔣平剛然一冒，被逆水一滾，打將下去。轉來轉去，一連幾次，好容易扒住沿石，將身體一長，出了水面。韓彰伸手接住，將身往後一仰，用力一提，這纔把蔣平拉將上來，攙到火堆烘烤暖寒。遲了一會，蔣平方說出話來，道：「好利害！好利害！若非火光險些兒心頭迷亂了。小弟被水滾的已然力盡筋疲了。」盧方道：「四弟吓，印信雖然要緊，再不要下去了。」蔣平道：「小弟也不下去了。」回手在水靠內掏出印來，道：「有了此物，我還下去做甚麼？忽聽那邊有人答道：三位功已成了，可喜可賀。」盧方抬頭一看，不是別人，

正是路魯兄弟，連忙執手道：二位爲何去而復返？路彬道：我等因恩公竟奔逆水泉而來，甚不放心，故此悄悄跟隨。誰知三位特爲此事到此。果然這位本領高強，這泉內沒有人敢下去的。韓彰便問此二位是何人，盧方就把廟前之事說了一遍。蔣平時却將水靠脫下，問道：大哥，小弟很冷，我的衣服呢？盧方道：喲！放在五顯廟內了。這便怎處？賢弟且穿愚兄的說罷，就要脫下。蔣平攔道：大哥不要脫。你老的衣服，小弟如何穿的起來。莫若將就到五顯廟再穿不遲。只見魯英早已脫下衣服來，道：四爺且穿上這件罷。那包袱弟等已然叫莊丁拿回莊去了。路彬道：再者天色已晚，請三位同到敝莊略爲歇息，明早再行如何呢？盧方等只得從命。蔣平問道：貴莊在那裏？路彬道：離此不過二里之遙，名叫晨起望，便是舍下。說罷，五人離了逆水泉，一直來到晨起望。相離不遠，早見有多少燈籠火把迎將上來。火光之下看去，好一座莊院，甚是曠闊齊整，而且莊丁人煙不少。進了莊門，來在待客廳廳上，極其宏敞煊赫。路彬先叫莊丁把包袱取出，與蔣平換了衣服。轉眼間已擺上酒筵，大家叙坐。方纔細問姓名，彼此一一說了。路魯二人本久已聞名，不能親近，如今見了，曷勝敬仰。路彬道：此事我弟兄早已知道。只因五日前來了個襄陽王府的站堂官，此人姓雷，他把盜印之事述說一番，弟等不勝驚駭。

本要攔阻，不想他已將印信摺在逆水泉內，纔到敵莊。我等將他埋怨不已，陳說利害，他也覺的後悔。惜乎事已做成，不能更改。自他去後，弟等好生的替按院大人憂心。誰知蔣四兄有這樣的本領，弟等真不勝拜服之至。蔣爺道：「豈敢，豈敢。」請問這姓雷的，不是單名一個英字，在府衙之後二里半地八寶莊居住，可是麼？」路彬道：「正是，正是。」四兄如何認得？蔣平道：「小弟也是聞名，却未會面。」盧方道：「請問路兄這裏可有個九截松、五峯嶺、麼路彬道：「就在正南之上。」盧兄何故問他？盧方聽見不由的落下淚來，就將劉立保說的言語叙明說罷，痛哭。韓蔣二人聽了，驚疑不止。蔣平惟恐盧方心路兒窄，連忙遮掩道：「此事恐是訛傳，未必是真。若果有此事，按院那裏如何連個風聲也沒有呢？」據小弟看來，其中有詐。俟明日回去，小弟細細探訪就明白了。」路魯二人見蔣爺如此說，也就勸盧方道：「大哥不要傷心。此一節事我弟兄就不知道，焉知不是訛傳呢？」俟四兄打聽明白，自然有個水落石出。盧方聽了也就無可如何。而且新到初交的朋友家內，也不便痛哭流涕的，只得止住淚痕。蔣平就將此事岔開，問路魯如何生理。路彬道：「小弟在此莊內以漁獵爲生。我這鄉鄰有捕魚的，有打獵的，皆是小弟二人評論市價。三人聽了，知他二人是丁家弟兄一流人物，甚是稱羨。酒飯已畢，大家歇息。三人心內

有事，如何睡的着。到了五鼓，便起身別了路魯弟兄，離了晨起望。那敢耽延，急急趕到按院衙門，見了顏大人，將印呈上。不但顏大人歡喜感激，連公孫策也是誇獎佩服；更有個雨墨暗暗念佛，慇懃盡心服侍。盧方便問這幾日五弟可有信息麼？公孫策道：仍是毫無影響。盧方連聲歎氣道：如此看來，五弟死矣！又將聽見劉立保之言說了一遍。顏大人尙未聽完，先就哭了。蔣平道：不必遲疑。我此時就去細細打聽一番，看是如何。要知白玉堂的下落，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五回 二探冲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趙爵擔驚

且說蔣平要去打聽白玉堂下落，急急奔到八寶莊找着了雷震。恰好雷英在家。聽說蔣爺到了，父子一同出迎。雷英先叩謝了救父之恩。雷震連忙請蔣爺到書房獻茶。寒暄叙罷，蔣爺便問白玉堂的下落。雷英歎道：說來實在可慘可傷，便一長一短說出。蔣爺聽了，哭了個哽氣倒噎，連雷震也爲之掉淚。這段情節不好說，不忍說，又不能不說。你道白玉堂的如何？自那日改了行裝，私離衙署，找了個小廟存身，却是個小天齊廟。自己暗暗思索道：白玉堂英名一世，歸結却遭了別人的暗算，豈不可氣可恥。按院的印信別人敢盜，難道奸王的盟書我不敢盜麼？前次沈仲元雖說銅網陣的利害，

他也不過說個大概，並不知其中的底細，大約也是少所見而多所怪的意思。如何能穀處處有線索，步步有消息呢？但有存身站腳之處，我白玉堂仗着一身武藝，也可以支持得來。儻能盟書到手，那時一本奏上當今，將奸王參倒，還愁印信沒有麼？越思想，甚是得意。到了夜間二鼓之時，便到了木城之下。來過兩次，門戶已然看慣，毫不介意。端詳了端詳，就由坎門而入。轉了幾個門戶，心中不耐煩，在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縑來。凡有不通閉塞之處，也不尋門，也不找戶，將如意縑拋上去，用手理定絨繩，便過去一連幾處，皆是如此，更覺爽快無阻。心中暢快，暗道：他雖然設了疑陣，其奈我白玉堂何？越過多少板牆，便看見冲霄樓。仍在石基之上歇息了歇息，自己犯想道：前次沈仲元說過，樓梯在正北。我且到樓梯看看。順着臺基，繞到樓梯一看，果與馬道相似。纔待要上，只見有人說道：甚麼人？病太歲張華在此。嗖的一刀砍來。白玉堂也不招架，將身一閃，刀却砍空。張華往前一撲，白玉堂就勢一脚。張華站不穩，栽將下來，刀已落地。白玉堂趕上一步，將刀一拿，覺着甚是沉重壓手，暗道：這小子好大力氣，不然，如何使這樣的笨物呢？他那知道張華自從被北俠將刀削折，他却另打了一把厚背的利刃，分量極大。他只顧圖了結實，却忘了自己使他不動。自從打了此刀之後，從未對壘廝殺。

不知兵刃累手。今日猛見有人上梯，出其不意，他儘力的砍來。却好白爺靈便，一閃身，他的刀砍空。力猛刀沉，是刀把他累的，往前一撲。再加上白爺一脚，他焉有不撒手擲刀，栽下去的理呢？且說白爺提着笨刀，隨後趕下，照着張華的哽嚙，將刀不過往下一按。真是兵刃沉重的好處，不用費力，只聽撲哧的一聲，刀會自己把張華殺了。白玉堂暗道：兵刃沉重也有趣兒，殺人真能省勁兒。誰知馬道之下，鐵門那裏，還有一人，却是小瘟瘡徐敞。見張華喪命，他將身一閃，進了鐵門，暗暗將索簧上妥，專等拿人的。白玉堂那裏知道，見樓梯無人攔擋，攜着笨刀，就到了冲霄樓上。從欄杆往上觀瞧，其高非常。又見樓却無門，依然八面牆，左尋右找，無門可入。一時性起，將笨刀順着牆縫，往上一撬，一撬不多的工夫，牆戶已然離槽。白爺滿心歡喜，將左手把住牆，右手再一用力，牆戶已然落下一扇，順手輕輕的一放。樓內已然看見，却甚明亮，不知光從何生。回手掏出一塊小小石子，往樓內一擲，側耳一聽，咕嚕嚕石子滾到那邊不響了，一派木板之聲。白玉堂聽了放心，將身一縱，上了牆戶臺兒，却將笨刀往下一探，果真是實在的木板。輕輕躍下，來至樓內，脚尖滑步，却甚平穩。往亮處奔來一看，又是八面小小牆，裏面更覺光亮，暗道：大約其中必有埋伏。我既來到此處，焉有不看之理。又用笨



刀將小牕略略的一擡，誰知小牕隨手放開。白玉堂舉目留神。原來是從下面一縷燈光，照徹上面一個燈毬，此光直射至中樑之上，見有絨線繫定一個小小的錦匣。暗道：原來盟書在此。這句話尚未出口，覺得腳下一動，纔待轉步，不由將笨刀一扔，只聽咕嚕一聲，滾板一翻。白爺說聲：不好！身體往下一沉，覺得痛徹心髓。登時從頭上至腳下，無處不是利刃，周身已無完膚。只見一陣鑼聲亂響，人聲嘈雜，道：銅網陣有了人了。其中有一人高聲道：放箭！耳內如聞飛蝗驟雨，銅網之上，猶如刺蝟一般，早已動不的了。這人又吩咐：住箭！弓箭手下去，長鎗手上來。打來火把照看。見銅網之內，血漬淋漓，慢說面目，連四肢俱各不分了。小瘟瘟徐敞滿心得意，吩咐：拔箭。血肉狼籍，難以注目。將箭拔完之後，徐敞仰面觀視。不防有人把滑車一拉，銅網往上一擡，那把笨刀就落將下來，不歪不斜，正砍在徐敞的頭上，把個腦袋平分兩半，一張嘴往兩下裏一咧，一邊是哎，一邊是呀，連乖乖也給了他了。身體往後一倒，也就嗚呼哀哉了。衆人見了，不敢怠慢，急忙來到集賢堂。此時奸王已知銅網有人，大家正在議論。只見來人稟道：銅網不知打住何人。從網內落下一把笨刀來，將徐敞砍死。奸王道：雖然銅網打住一人，不想倒反傷了孤家兩條好漢。又不知此人是誰？孤家倒要看看去。衆人來至銅網之下，

吩咐將死屍骸抖下來，已然是塊血餅，如何認得出來。旁邊早有一人看見石袋，道：這是甚麼物件？伸手拿起，裏面尚有石子。這石袋未傷，是笨刀擋住之故。沈仲元駭目驚心，暗道：五弟吓！五弟！你爲何不聽我的言語，竟自遭此慘毒？好不傷感人也！只聽鄧車道：千歲爺萬千之喜。此人非別個，他乃大鬧東京的錦毛鼠白玉堂，除他並無第二個用石子的。這正是顏查散的幫手。奸王聽了，心中歡喜。因此用罈子盛了尸首，次日送到軍山交給鍾雄掩埋看守。前次劉立保說的原非訛傳。如今蔣爺又聽雷英說的傷心慘目，不由的痛哭。雷震在旁拭淚，勸慰多時。蔣爺止住傷心，又問道：賢弟，現今奸王那裏作何計較？務求明以告我，幸勿吝教。雷英道：奸王雖然謀爲不軌，每日以歌童舞女爲事，也是個聲色貨利之徒。他此時刻刻不忘的，惟有按院大人，總要設法將大人陷害了，方合心意。恩公回去稟明大人，務要晝夜留神方好。再者，恩公如有用着小可之時，小可當效犬馬之勞，決不食言。蔣爺聽了，深深致謝，辭了雷英父子，往按院衙門而來。暗暗忖道：我這回去，見了我大哥，必須如此如此，索性叫他老死心塌地的痛哭一場，省得懸想出病來，反爲不美。就是這個主意。不多時，到了衙中，剛到大堂，見雨墨從那邊出來，便忙問道：大人在那裏？雨墨道：大人同衆位俱在書房，正盼望四爺呢。蔣

爺點頭轉過二堂，便看見了書房。他就先自放聲大哭，道：「噯呀！不好了！五弟叫人害了！死的好不慘苦吓！一壁嚷着，一壁進了書房。見了盧方，伸手拉住，道：「大哥，五弟真個死了也！盧方聞聽，登是昏暈過去。韓彰徐慶連忙扶住，哭着呼喚。展爺在旁，又是傷心，又是勸慰。不料顏查散那裏瞪着雙睛，口中叫了一聲賢弟呀！將眼一翻，往後便仰。多虧公孫先生扶住，却好雨墨趕到，急急上前，也是亂叫。此時書房就如孝棚一般，哭的叫的，忙在一處。好容易，盧大爺哭了出來，蔣四爺等放心。展爺又過來照着顏大人，幸喜也還過氣來。這一陣悲啼，不堪入耳。展爺與公孫先生雖則傷心，到了此時，反要百般解勸。盧大爺痛定之後，方問蔣平道：「五弟如何死的？」蔣平道：「說起咱五弟來，實在可憐。這也是他素日陰毒刻苦，所以遭此慘亡。便將悞落銅網陣遭害的原由說了。說了又哭，哭了又說，分外的比別人鬧的利害。後來索性要不活着了，要跟了老五去。急的個實心的盧方，倒把他勸解了多時。徐慶粗豪直爽人，如何禁的住揉磨，連說帶嚷，道：「四弟，你好胡鬧！人死不能復生，也是五弟命短。只是哭他，也是無益，與其哭他，何不與他報仇呢？」衆人道：「還是三弟想的開。此時顏大人已被雨墨攙進後面歇息去了。忽見外班拿進一角文書，是襄陽王那裏來的官務。公孫先生接來，拆開看畢，道：「你叫差官

略等一等，我這裏卽有回文答覆。外班回身出去傳說。公孫策對衆人道：他這文書不是爲官務而來。衆人道：不爲官事，却是爲何？公孫策道：他因這些日不見咱們衙門有甚麼動靜，故此行了文書來，我這裏必須答覆。他明是移文，暗裏却打聽印信消息而來。展爺道：這有何妨？如今有了印信，還愁甚麼答覆麼？蔣平道：雖則如此，他若看見有了印信，只怕又要生別的事端了。公孫策點頭道：四弟慮的是極。如今且自答了回文，我這裏嚴加防備就是了。說罷，按着原文答覆明白，叫雨墨請出印來用上，外面又打了封口，交付外班，卽交原差領回。官務完畢之後，大家擺上酒飯，仍是盧方首座，也不謙遜，大家團團圍坐。只見盧方無精打彩，短歎長吁，連酒也不沾唇，却一汪眼淚泡着眼珠兒，何曾是個乾。大家見此光景，俱各悶悶不樂。惟獨徐慶一言不發，自己把着一壺酒，左一杯，右一盞，彷彿拿酒煞氣的一般。不多會，他就醉了，先自離席，一邊躺着去了。衆人因盧方不喝不喫，也就說道：大哥如不耐煩，何不歇息歇息呢？盧方順口說道：既然如此，衆位賢弟，恕劣兄不陪了。也就回到自己屋內去了。這裏公孫策展昭韓彰蔣平四人飲酒之間，商議事體。蔣平又將雷英說奸王刻刻不忘，要害大人的話說了。公孫策道：我也正爲此事躊躇。我想今日這套文書回去，奸王見了必是驚疑詫異。他

如何肯善罷干休呢？咱們如今有個道理。第一，大人處要個精細有本領的。不消說了，是展大哥的責任。甚麼事展兄全不用管，就只保護大人要緊。第二，盧大哥身體欠爽，一來要人服侍，二來又要照看。此差交給四弟。我與韓二兄、徐三弟今晚在書房，如此。儻有意外之事，隨機應變，管保諸事不至遺漏。衆位弟兄想想如何呢？展爺等聽了，道：「很好。就是如此料理罷。」酒飯已畢，展爺便到後面，看了看顏大人，又到前面，瞧了瞧盧大爺，兩下裏無非俱是傷心，不必細表。且說襄陽王的差官領了回文，來至衙中，問了問奸王，正同衆人在集賢堂內，卽刻來至廳前，進了廳房，將回文呈上。奸王接來一看，道：「噯呀！按院印信既叫孤家盜來，他那裏如何仍有印信？豈有此理？事有可疑。」說罷，將回文遞與鄧車。鄧車接來一看，不覺的滿面通紅，道：「啓上千歲。小臣爲此印原非容易，難道送印之人有弊麼？」一句話提醒了奸王，立刻吩咐：「快拿雷英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七俠五義全傳卷七終

#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 歷史地理地圖各書

中華民國大地圖	中華民國分道大地圖	白話中國歷史	白話中國地理	袖珍北京備覽	北京便覽	廬山導游	英國海軍秘史	太平天國野史	清史紀事本末	清鑑輯覽	補注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一	一	二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八	十二	中紙四十册 洋紙四册
幅	幅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册
七	七	六	六	三	一元八角	二	八	一元四角	二	三	十四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元	元	元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4317B



~~1621436~~